



雪晴軒文稿

評點國策序

歙州宋和岸圃



帝制變於秦六經之文章變於國策一若截去往古實
為秦始者一若先有秦火未見六經者竟使文章不見
六經帝王不見堯舜國策始序於劉向以校正而序之
也又序於曾鞏以闢其邪說而序之也雖序之者不一
家而出於箋註者居多最後惟李文叔書後一篇畧序
其文而猶未盡其文和請論其文夫策士術雖以詐力

破仁義而其文則以雄深變六經然國策之雄深即六
經博厚之變也以博厚悠久之至而雄深之末力也不
返故後世之文散弱矣孰返之也哉而後世之文獨史
記猶強努之力然學史記易學國策雜以史記一於史
而國策則史而文後世傳記序論之體皆出於此故體
一專工易體備兼工雜且經常之言易不經之言雜而
國策則可謂言多不經而體出不一者夫言雖不經而
文之則欲其如天經也體雖不一而出之則欲其純一
也而經其不經如治亂絲倫其不倫如制敗群藝乎不

藝如大匠之器使體乎衆體如心君之百骸朴然而文
如天成之不匠孌然而雅如國風之好色故其文情能
悅人心志傾人視聽盡變左氏之經術為法術如秦帝
之使素王易位秦之制一於法國策之文一於術而既
出於其私心之術而充之以詐力之盡則強視其詐力
而弱視其仁義惡視其功利則緩視其道德淺視其經
術則深視其法術雖其術出於至不仁然不私其仁而
公其不仁誠於私者也而今之學者雖無不言仁然公
則仁私則不仁私於誠者也而私於誠則不誠誠於私

則不私故唯誠不可雜於私而私可純於誠故私而誠亦形於文章亦著而形必有所著國策之文多著於喻夫託物比興謂之詩而國策之喻亦文章之比興乎凡言之私者多隱而而喻之則明言之私者惡直而而喻之則曲且有諱言私者喻彼則不諱此有犯言忌者喻遠則不忌近而人之情犯於物則不校世無有校觸虛舟者投所忌則必怒人無有不怒櫻逆鱗者故蘇秦喻韓為牛後不怒甘茂自喻為江上處女不羞或喻公叔為漏舟亦不觸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國

策之文亦可謂喻於私者乎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而人文之氣即通於此通塞之中自三代而至於夏商為醇自周而至於春秋為大醇上極而駁至戰國為駁夫駁雖變於醇而醇猶未盡變於駁譬冰雖解於春風而凍猶未釋然於春風國策雖駁然乎文猶有醇然乎文者易曰物相雜而為文太素雜而為五色陰陽雜而為三百八十四爻蜃氣雜為樓臺山龍火藻雜而為黼黻諸侯雜王為霸文章雜仁義為荀揚雜老子為莊雜子而為國策然皆有醇然者于其中譬五行五色雖雜於

萬物自有其醇然於萬物者故五色雜然而章國策亦醇然乎駁且文章自六經而外文成一家者有其醇必有其駁而精之則為醇粗之則為駁國策縱橫之說其習然而粗者也叙事引喻其絕出而精者也夫萬物彌綸於宇宙不遇精粗二者而已矣亦惟精者見其精粗者見其粗而粗者之精即精者之粗也精者之粗即粗者之精也而精所以精以精於粗也即古文巧於拙也而粗所以粗以粗於精也即後世之文拙於巧也而精則神也則形忘譬九方臯之相馬粗則形也則形似譬

宋人之寶燕石國策以縱橫著得其縱橫之精者惟蘇氏即所謂精於國策之粗者乎唯馬遷得其叙事之精變其雄深為雄駁然猶未盡其變而凡其變經而變子變史體為衆體史體雖得於馬遷而全體猶未為世之所得和舊有春秋國語國策評苑一書為明穆文熙所編纂者歲丙申一評點讀之甲辰又評點讀之亦有向者之精而今者之粗矣和之論文多以意而不以跡而古文亦似有斷簡而實氣相屬者或疑有闕文而實神足者或今人以為不可結而古人竟結之者

評點老子序

萬物之實必虛其中文心之虛亦虛於實虛之大者
曰太虛太虛其中而實有大塊大塊既生於太虛故雖
萬物之實而其中亦有一太虛推此虛也非虛於虛推
此實也非實於實故虛而有其充塞者實而有山之
竅出雲者凡物必有兩而道則必無二唯必無二則必有
兩故老子之章皆兩其言而為文以明其異名而同出
夫泰七兩七卦之畫也卦曰畫象字曰畫文爻之象成
卦文之理成章也老子之文成亦如卦成卦之成七於

乾坤兩也老子之文成也於無名之始有名之母亦兩也
一曰始也開務一曰母也成物易曰成性存也道義之門老
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而玄也即存也皆樞紐於此道
之用一陰一陽文之行一開一闔老子之道一妙一竅而一
妙一竅即見於其一開一闔之間草木上行枝下行根歲時
冬閉藏春起蟄而閉之所以起之也下之所以上之也一之所以
二之也二之所以一之也故物生者一物必兩生莊子之文恣肆即一
而萬也者子之文簡即萬而一也然亦有其簡之恣肆而人
不見也載馳載驅人見其輻行車維樞維軸人不見其轂

行輻而轂行輻者靜行動也靜行動者簡御繁也微乎其簡靜之亮末即老子無名之璞可輕千鈞之烏獲可馭
六馬之造父易曰天玄而地黃玄黃者雜也老子之文亦如
易之象而雜出其文太極無象易為之象然則易為有象
之太極太極為無象之易故易亦無體然而玄黃者即陰陽
之象也而玄黃又即太極中之陰陽故無象即漠然太素者
象即雜玄黃象形之義而為字雜玄黃之色而為文故
至理必至純至文必至雜老子孔子之文皆春秋之文皆
聖人之文也獨異其聖所聖不同聖生同時不同文左

氏亦春秋之文良史之文也更異其聖則非史則聖時亦同文不同即所謂天玄而地黃以雜出其文者也孔子聖乎大哉大無土哉誰曰王東周哉嗚呼先孔子而聖者豈皆無土哉時哉時哉老子聖乎高哉高無民哉噫柱下史哉龍無首哉玄哉玄哉然三子者之文各有其至各有其不限於時者又有以其各有所得也此得也譬頰之得於孔非孔之有與乎曾之異而曾之得自有不同於頰而道如春也草木之氣雖皆同得於春而草木之花則有各得其為春者雖春亦不能

限之也故韓柳亦生同時不同文且夫樓臺之影有東西日有反照花有四照物無一面隅必有四故聖人之言亦如有一隅即有三隅非先有一隅而後有三隅故一物有即萬物有而世之言易言老子者多執一隅之有玄之學晉人談清虛術士煉鼎器易之學卜者拘易數學者偏易理分理數如摩太極二始母如解橐籥玄之鼎曰丹之氣生精之生神之攝氣之固精故神曰精神也氣曰神氣也易之象曰數之即氣之配理之一氣之限數故數曰氣數也氣曰

理氣也夫生亡之為易即數生亡也又曰乾坤定位而易行乎其中即理行乎其中也故非聖人言易則語必有所偏而老子之後無老子之聖註老子者必遺老子和亦不能備老子唯不遺其文其文渾足完如璞其足以簡其簡以足是謂抱一及璞

評點莊子序

有孔子必有孟子有老子必有莊子皆如春之有夏然孟子莊子之文皆不有孔子老子夫春必有夏也夏不必有春有春則非夏矣故學莊而有莊必非莊古人有之非我有丙午冬有松江曹一士來試順天有其朱書評點莊子而不有之也屬和加墨書評點又有長白費晟見而欲有之更購一別本以有和之評點推是而有之則天地萬物之有亦遞有而已矣一本之木遞百其枝萬源之水遞一其流一遞有而萬亡遞無而一

然萬不能終有一不能終無。莊子之北溟何有乎。即有其一物者也。其物無而有。即莊子之有名萬物之母也。母名而物何名。其名為鯨。鯨又名鵬。名亦違有者。經與子不名篇。集名篇而名莊子更非也。且安所見齊物以下不可名論。獨逍遙知北可名遊乎。而論之。即子而集之也。遊之。即時文而古文題之也。夫以凡馬之轡馭天馬。而天馬無轡。以時文肖題摹古文。而古文無題。以宋人有行亡地之文跡。莊子而莊子無行地。然馬去轡失所馭。而天馬馭不在轡也。文無題何所

肖古文肖不肖題也。行無地安措足而至。文行天馬行也。或有以今人之跡求古人之轍者。客曰。子何求。曰。求王良之御也。客笑曰。王良之御不在跡。在王良。然王良往矣。有非夫人之子。求肖其父者。或見之曰。似不肖也。以子不求肖其父。而父不求肖其子也。以子自肖其父。而父不必肖其子也。有童子見丈夫之影。而二之者。指曰。人二也。客曰。影一也。世之學古人。而二古人者。亦多矣。語曰。文以載道。然結繩以紀事。始而事即道之所由生。道即著於其事也。故道著易。亡著象。亡

著事亦唯經與子能一其事於道。集則二其事於道而
事有天事有人事。天事用其天，人事用其人，而天人
之相間，即莊子游於無間，有間之一間也。即運斤
於堊與鼻之間，斲輪於艱與滑之間，一間也。而此一
間也，外乎繩墨，廢乎學力，不根之根，萬物之生不位
之位，高下克配，地行之水曰濟，不見其源而見其委，
附生之桑曰寄，旁引曲喻以明其意，萬物縱橫地
律天經，萬物夾雜，類聚群分，大方不可方，體方之
外論，莊子抑事，又有叙事之事，有用事之事，用事

者，經子也。叙事者，史也。史以事為體，經與子以事為用。
為體則體其事，而必事其事，是謂人事。為用則用其事，
而事無事，是謂天事。故世唯知史記之叙事，不知莊
子之用事，而用事用其意，叙事叙其跡。亡有地，意無
跡，故有土木之樓，臺有蜃氣之樓，臺有見聞之象，
有恍惚之象，有輪扁之斲輪，有羲和之日輪，有列
御寇之射，有伯昏瞀人之射，而伯昏瞀人之射，則所
謂臨百仞，足二分垂在外，行無地者也。凡學古人，
使人見有古人者，必非古人之精，亡不可見也。故見

聞之象可見恍惚之象不可見故莊子不見有老子人學莊子見有莊子或曰莊子之文何以不有老子曰古人之所以無古人以已有也今人之所以有古人以已無也而人之心也譬如室故莊子有天遊之室其室生白使室無人則人其室矣人其室而有之則已無白不生矣故貴有主其室者室雖日有其賓亡無一有其室腹雖欲其書實心則欲其道虛萬物日有太虛太虛不有一物試觀夫有太虛者又誰有是謂已有左傳之文實以實行虛也如對待而流行莊子之文虛以虛行實也如流行而對待五行唯水火行虛然萬物皆實於水火故無一物不有水火無一實中不有虛莊子之文虛皆虛於北溟也虛則無涯涘無不有無不載而大有於虛高載於厚而風之厚載鵬之高載厚之一也而萬物載皆載厚也厚載虛也

評點鬼谷子序

無形造宇宙陰陽造萬物大道宰陰陽異端盜陰陽小
竊陰陽為蘊張之縱橫大盜陰陽為鬼谷子之捭闔相
城胡孟門出鬼谷子一書欲余評點句讀而讀之亦可
謂好古之士矣因論之曰道形而器帝王之大器曰位
時至春秋東周之王虛有其位孔子實有其道而無王
則秦盜有其位無孔子則異端盜有其道而鬼谷子則
獨出而盜易乾坤之門戶以開其陰陽捭闔之門戶為
盜弄陰陽之雄者歛其書凡十四篇亡二篇又外篇七

篇其旨本於易然非文王孔子之易為老子之易夫統乎宇宙萬物皆氣體乎宇宙萬物皆易人莫不由乎易而人不知易上莫不用乎人而用因乎人譬夫氣有用乎剛大者有暴乎趨蹶者有至人用乎呼吸以清者有愚人用乎呼吸以濁者故有順乎陰陽而變化錯綜之為文王孔子之易者即有反乎陰陽而捍闔縱橫之為老子清淨之易與鬼谷子陰賊之易者鬼谷子之言有曰守司其門戶又曰是謂方圓之門戶此即其盜易乾坤之門戶也故固之以內楗又其言有曰為強者積於

弱有餘者積於不足此即其反用陰陽也故鼓之以捍闔而捍闔者即易之翕闢也內楗者即內楗其捍闔之門戶也然翕之闢之則陰陽自翕闢之捍之闔之則捍闔者盜弄之捍而又反闔之闔而又反捍之即所謂反用之而既反用之又盜弄之故內楗而閉之不知造化無為而有為造化非有所為於翕闢也翕闢即造化聖人有為而無為聖人非有所為於造化之所無有也聖人參造化然既有參之者即有盜之者而道譬夫位故有堯舜揖讓之位即有湯武征誅之位有湯武征誅之位

即有新室篡弒之位而位又譬夫道故有三代之行仁
即有五霸之假仁即有秦之至不仁夫老子之道德小
仁義以其空言道德而小之也孔子之道德必言仁義
以實言道德而大之也故實其道德而中和虛其道德
而清淨極其清靜而虛無致其中和而位育而中和如
春其德陽也陽則萬物生所謂陽舒清靜如秋其德陰
也陰則萬物肅所謂陰慘而陰慘則鬼谷陰賊故其有
所謂射意也若羿之引矢不失也若磁石之取鍼飛箱
也鈎人之所好介蟲之捍也必以毒螫抵巇也成其大

隙釣人之網也張其會而伺之此皆其十二篇之說也
其外篇雖言外實言內雖用於內實用於外皆一反用
陰陽之術也而其言又有所謂五龍騰蛇伏態損兌者
更不經尤陰賊然則蘓張之傾危即鬼谷之陰賊乎鬼
谷之陰賊即老子之清靜乎鬼谷之文章即揣摩老子
者乎而縱橫之文章又揣摩捍闔者乎然捍闔於一縱
一橫而文章者以勢如江海之相順逆為波瀾而觀海
者猶可觀其淵捍闔於一陰一陽而文章者以象即如
陰陽之薄擊為雷電雖有離婁之明者亦眩於雷電故

水火有質可跡陰陽無質不可跡而水火人用而陰陽則天用鬼谷盜用陰陽余盜用陰陽為文章

吳赤谷云荀卿有非十二子篇其中有子宋子今岸圍為後子宋子人不得而非之也要之岸圍以行文為著書非就題而為文也其叙事左國其議論近子而仍出入左國至一結又何減韓非之解老乎要知其通篇一開一闔而陰陽交互即是其盜用陰陽為文章處也

中庸論文序

世無有中庸論文者此執其六經四子書不可以文論之說也要當不可以文人之文辭論不可不以經傳之文理論且夫文也者即理之氣也氣也者即理之載也故曰載道也故言理必氣必氣見理使言理而不言文之理故世唯能見中庸時文之理不能見中庸古文之理渾七乎而有辨界七乎而無疆而章句之則於時文之理有章於古文之理無章題目之於時文為題目於古文非眼目中庸之文多雜引孔子之言以為文能若一自其已出而不雜此即其所謂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故萬物茲育而不相害道茲行而不相悖抑中庸之文多
更端迭出以為文能上無所承而實有所自出此即其所
謂唯能立天下之大本故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而本之也者即本天也經綸之也者即經綸
其天經也而六經即本天經也中庸即本六經也故仲尼本堯
舜子思本仲尼然則中庸之本天而發其端也雖未至仲尼
祖述堯舜而知其文之理必有所至而文行也如氣至焉而
文成也如歲成焉而文之發端也如乾畫焉乾之畫雖止於
三而知其必交易焉變易為畫而必至於三百八十四然而

文之於理與氣之於理異以氣理一也一乎天也文理二也
二乎人也既二之則有能一不能一也唯能孔孟思曾一也故
一乎中庸之理有其人也一乎中庸之文之理無其人也故
至理唯至文為能不貳是其文之為物亦不貳然世唯知中
庸不貳乎文不知有貳而不貳者亦唯不貳者能貳其貳
然則使其貳焉則必不能貳其不貳者則亦不能如生物不
測者而使中庸之文行焉或止於生物不測則其生物之理
雖不測而其生物之文之理猶未至不測則亦如唯昭_七之多
不能有繫日月星辰之無窮唯一撮之土多不能有載華嶽

之廣厚唯一拳石之多不能廣大唯一勺水之多不能不測夫天下之道亦唯其為物至大不測至小亦不測以至大之中隱至小至小之中隱至大也故費而隱不測也微之顯亦不測也而顯於微之中即所謂隱也微於顯之中即所謂貴而隱也此理也雖皆著乎文然而隱也即隱於微之顯之中也是故人莫不知中庸之理也不知中庸之文之理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而中庸之句法字法亦多有無方體者其句法有曰肫仁其仁淵仁其淵浩仁其天此即其所謂夫焉有所倚者而無所倚即無方體其字法則如率性之率強哉矯之矯費隱之隱

敏樹之敏其盛矣乎之盛尊德性之尊亦其字法之無方體者唯其無方體始能方物體物而無方體則變或曰中庸何變曰變和而言庸變時中而言素位而素其位即時其位而所以時其中也又變及中庸之無忌憚而言索隱行怪變費隱而言鬼神此二者固皆不可湏臾離之變也又變無息而言不貳又變不貳而言純一而一則天矣天則誠矣故萬之數皆變於一中庸之文皆變於誠故為文而不能一其文則不能變其文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故文不變不成章四時不變不成歲然則本其一氣之流行

必變一其至理於文章亦必變而變則必錯綜參伍而錯
綜參伍則必雜即一之雜也即太極之雜乎陰陽也即易之
雜玄而為黃也故玄黃即太極之文即天之文即易傳之文即
中庸之文而舜之大知也回之為仁也皆醇乎其文也忽雜天下
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子路之問強也即所謂
雜玄而為黃也而雜則不測故不測其生物不測其費而隱或
曰中庸之文奚似曰似易傳即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乎
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然則
此乾德也亦唯聖人能乾德也此中庸也亦唯子思能文中
庸也而此能也即所謂語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而人不能知
不能文隱也夫道無內外而萬物并包中通萬物而外界限
萬物譬一網焉而萬目之則小也復有以界限其節目之小而
至於莫能小則莫能破又譬萬目焉而一網之則大也復有以
中通其宏剛之大而至於莫能大則莫能載而莫能載則廣
大莫能破則精微故合其外內之道則中和別其中庸之理
則密察極其不顯之德則無聲臭

史記鈔序

余手鈔史記數矣始而繁而遞鈔之則遞簡今復手鈔一冊而僅盈寸其最簡者歟且夫萬物之跡甚彌綸也然漸而精之則漸而遺其跡矣故粗則見其跡之繁而精則見其理之簡而日月之為光其精且簡者也簡者明則物無不明焉史記之書上自軒轅下迄武帝凡百三十篇余始而讀之則見其為百三十篇也及漸而讀之則簡其數之半矣蓋史記之書雖上自軒轅下迄武帝而為書然自楚漢以上非史記之書乃史記次其舊

聞之書而去其舊聞之書則簡矣抑楚漢之書雖盡馬
遷之書然馬遷之書亦非可盡讀之書而去其不可讀
之書則又簡矣夫為文亦貴簡也而於史則尤宜簡然
簡也者非不欲用其繁也用繁而猶不失其簡也蓋才
力弛弱者多不能勝繁而任劇而馬遷之序事獨能於
繁劇之中沛然其有餘而沛然其有餘者用簡則有餘
也然體情肖物亦難乎其有餘也夫造化之於物則
各如其萬物之形而止造化之用不見其不足而體物
者能不摹寫髣髴失其濃淡毫末者乎以此知馬遷為

絕出之才而凡霸王之雄剛沛公之天授楚漢成敗之
情事以及自寓悲歌怨慕不平雖極於端緒糾紜之
繁而備盡其開合自如之致其事擾而其神逸也其用
簡其意有餘也故能盡上下千百年之情而肖人物萬
有不齊之態竊怪楚漢以下不少行事奇特之人而卓
上可稱道者無幾豈漢楚以下無士耶抑無史也嗚呼
士不遇不幸矣苟遇而又不遇良史才以寫發其文彩
而與庸上無過者等抑何不幸哉然更有良史才如歐
陽脩者又不能遇如楚漢之人而書之以發其雄深雅

健之才而僅與五代陋惡篡弒之人以成一史此又人文之遇不遇也可勝嘆哉是鈔雖多楚漢而戰國亦節略其文即楚漢亦有摘出者所謂簡也

禮記鈔序

五經獨禮記最後出而其出也且非全經又不一而出為習禮者自劉歆鄭玄而下至於晉魏江左諸儒莫不有註疏有增損有異同是禮記雖有全經究不得為全經焉且夫經者常也有增損有異同是不得為常也變也而禮處其變可乎竊嘗思之易詩書春秋皆夫子之所論定又有子思氏孟軻氏相與弼承而贊述之故其書無疑者至於禮則夫子且以杞宋文獻之不足徵故有所未論定柰何漢晉江左諸儒有所注疏有所增損

異同而徒滋其說之紛紛而使學者莫適從也不知理出於一而禮也者理也理一而分定而禮之為節文為所以理一而禮不得有增損也分定而禮不得有異同也有增損有異同禮之變也禮變非理也非理非禮也吾故曰易詩書春秋為經之常而禮則經之變也且易詩書之文何文也哉言理之文也而禮即所以文易詩書春秋之理也無禮則理質而不能行無理則禮亦無所附麗而著理其物之體也禮其物之用也而體用本末無不貫通如松柏之歷四時而不改其柯葉為其所

以不改柯葉者理也而柯葉之偃蓋之扶疎者禮也故即易以言詩書春秋詩書春秋無易而有易之理即易詩書春秋以言禮亡無易詩書春秋而有易詩書春秋之用故禮也者即所以本諸易詩書春秋而為言也然則孔子何以不本諸易詩書春秋以言禮曰無其位也然則何為作春秋曰春秋託諸承空言禮必徵之實事而實事者時王之制也豈敢哉雖然孔子雖不敢徵諸實事明言一代之禮而亦隱然於經傳之中錯出而互陳之蓋禮無體因物而體以著譬火於五行本無體而

即於五行之體以為用故泉而有溫出者也木鑽而烟
生者也土之中有硫也鉄石之相擊而烟發也靜則其
體隱動則其用光使有名世者出則自能取之諸經亦
以人情斟酌損益以成一王之制而堯舜三代之禮復
以明使無名世者出則禮隱於經雖不足為一代之禮
而萬代之禮因以存且亦等於春秋託諸空言而其為
道亦不倍是孔子不明言禮之意如此豈漢晉江左諸
儒所能測而乃妄為增損妄為異同哉且禮記一經皆
出於漢儒所輯錄又不一手故其中多可疑者即如

周官獨劉歆稱周公之書則孔子所謂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者而於經傳之中何以不一言周官且北宮錡問
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即
曰有周官則自孟子之時已無之矣况秦火乎安得至
漢而復有周官又子朱子云儒行樂記保傅公符諸篇
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者且大戴禮本文多錯
註尤舛誤凡此之類多不可信是禮記之可疑者更不
止一周官吾故曰禮記雖有全經究不得為全經也然
則以子朱子之學何不取禮記而斟酌損益之以成其

為全經曰子朱子之意亦猶孔子之意云爾雖然子朱子雖不得其位亦退而註諸書成綱目定家禮而家禮者豈家禮也哉亦可由家及國而及於天下也蓋孔子以禮隱於經而朱子以禮隱於家也今有吳君亦龍者余將樂之某里人也其為學即本以見末明體而達用深有慨於禮之諸說異同而莫之一也乃為禮記鈔若干卷其嗣君某出以示余皆切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去其繁冗不經之說其隱然以全經而託於鈔哉

韓文鈔序

水異其源而一其流文生於理而一乎氣然文章雖有百家之不一而皆一於韓愈自有書契而來載籍之數不可窮著作之林亦不一其家於是家一其文而不能相一其文而文亦極不一矣唯極不一而出之始謂能一乎文夫易本於一而文即生於一也則文也者即一之理與一之氣也故一之為易上之為六經然文既生於易之一即有本於易之交易變易之極不一矣故六經之為子史子史之為百家而百家之文則極不一矣

然文雖極不一而皆有至一於文之氣焉而一乎其文
之氣於極不見一者韓愈也然韓愈亦惟一乎其氣於
文也程朱之學一乎理韓愈之學一乎文惜乎一者而
二之而程朱言之而有不文也韓愈雖文之而未醇乎
理也不知理而文何如理而不文也孔孟之言何如程
朱也文而理何如文而不理也六經之文何如韓愈也
於是易一之理至孔孟之後而分理學與文章遂相為
二惜乎以三子者之才而猶二之也余為學也晚雖未
有以窺程朱之理唯畧能言韓愈之文以為韓愈一家

之文可盡唐宋八家之文唯柳雖不能盡韓之文然柳
絕無韓而韓兼有柳也歐雖盡韓之文然不能盡有韓
之文蓋有韓之一乎文而不能盡有韓之一乎百家之
文也特怪從來評選之家皆不能精於言公之文余雖
略能言公之文又不若公之自精於言其文也其言曰
氣水也言浮物也此重言氣輕言文也然論而何以不
重言文也有彼重之而此自輕之也抑雖重言氣也實
所以重言文也譬舟載物也其重乎舟所以不輕乎物
也其重致力於舟所以輕乎物之行也而氣行則文行

其蕩往靡盡寓虛言而莫測其涯者莊周之文乎而漲
流湍波詭辯砥激者國策之文也去仁義未遠其氣雖
猶蒼然以深將變戰國之縱橫而波濤亦隱窅隄防以
起者春秋左國之文也而公穀之文則理解疏濬者也
韓非之又則巖棧峻而谿壑益深而排良史之衆沅抑
波瀾而頓挫者司馬子長之文也皆一乎公之文也由
是而知文之行也雖有百家之不一苟能一乎其氣而
吐屬之自有以一乎百家也所謂氣水也言浮物也

雙梧閣文集序

凡孤生之材多自成之而其成之也亦特夫藁有蔓生者
蔓生於附竹有叢生者叢生於依而且樹有土生者有石
生者而土生者衆石生者特余鄉有程子且碩者少生而孤
復孤生無弟兄則其成之也豈易言哉孩提之童狎於嬉
猶夫出土之種未固其根稍長而不知變其志猶夫枝葉
而不能達其材所以學焉多不成苟成焉必其材之特而
且碩其特者乎所著有雙梧閣古文詩詞若干卷竊謂
古文少有知者雖知之究非余知者豈非時文之學興則

古文之學廢歎嗟乎水之情趨下人之情趨富貴故材為
者趨制科不材為者趨古學然則孰有特出之材趨古學
乎於是古學皆時文之不材而學焉者也是何異以蠹
木朽株為屋材輪輿之斧斤斷棟梁且碩生十二歲而
孤使不孤則必材於時文而不材而古學而自材之自植之
譬石生者無土膏故其材堅挺而於學力也能縱夫拘
牽其意見即所謂糾纏其枝葉乎師承其迂腐即所
謂根抵其陳言乎則名理晦於積習精思荒於率意
文彩剝於固陋耳目蔽於凡庸且碩之學力能縱故

其文章長於立論然宋以下之議論多因其成說於蘓而
且碩則能持論於己不循其章法之舊一變其結構之新
豈持論者哉且夫五嶽各有尊四瀆不相為水文章千古不
一六經皆自為經此即所謂道大同而有不同者也理至一而
至不一者也唯知其大同而始能不同知其至一而始能變化不
一故無異同以無變化也有大同則有大變化也而彼之未大
同乎蘓者又何足與語變化乎蘓宜其一因成說於蘓雖然
詩學於文章異而成家則同然余亦惡大天下之詩人無
不同於杜者此即材之衆者也昔者顏曾思孟皆同學孔

子而穎之材也特孟亦特穎雖未著書使著書必不同於孟子之書孟著書故亦不同於孔子之書此謂大同於孔子詩之近體七律難七絕更難而且碩之七絕則可謂大同而有不
同者矣其贈余之句有曰南極依仁望紫薇家山家水莫忘
歸那知廿載紅塵裡閑却新安老布衣又曰鬢眉朗爽氣
峻峭一往情深感廢興破帽疲驢黃葉下書生題遍十
三陵

蠹書序

隴西赤谷子著蠹書而蠹書者實不腐於理之書而及言
蠹也嘗觀漢以下文章多文新而理晦宋以下文章多文舊
而理腐譬月晦則猶明物腐則不生而不生豈理也哉蠹
書凡四十餘章其旨近經其文近道德陰符其理出入
程朱夫學入而不出也局上無見出而不入也肆上無實匪
出匪入則不局不肆其書四十餘章皆兼理道功用精
粗而言也夫博出於約雅本於朴內由於外精著於粗故形
焉雖粗而神焉即精也內焉一室即外焉升堂也雅焉而文

即朴焉不斷也博焉六經即約焉一理也故無約無博無朴
無雅無外無內無粗無精亦谷子之學內而不局外而不肆內
據於經外遊於子而君子之學也亦如遊閨婦不遊戶庭不
知宇宙函蓋山樵不遊江海不知天水沉浮華夏不遊窮荒
名山限於五嶽六經不遊諸子名理拘於擴充然則六經為
華夏之五嶽諸子亦窮荒之名山也乎老氏之學嗇其
氣藏如冬申韓則又學嗇而為刻其氣結如秋而管氏
之霸則亦嗇也嗇反為強其氣張如夏而天地之冲氣獨
粹於孔子如春然三時之氣總一春之變也華嶽窮荒總
一地輿之載也孔子老氏總一名理之得也譬中天之日朔
南之得也殊一室之日空庭日得與室日不得一庭之日室
南正室東西偏故偏得亦其日也老氏亦名理也蠹書
外視則老氏之規模內視則儒者之堂戶凡視識下而
上視則荒亡識上而下視則察亡識未登堂則視止於
墻識非無外則視眩於內然則讀谷書者或疵其文或
駁其理即所謂眩焉者乎亦谷子者隴西吳之珽也

李芝麓先生文集序

西蜀李芝麓先生在館閣時上著賦宋子常遇之嘆曰賦學著於蜀其及約於相如之博而精於揚雄之玄也乎其有著有渾天輿地諸賦數十篇及文與詩數卷屬余序之夫賦之體宏詞膽託物連類旨歸諷刺皆祖於屈原之不得於君而愛君不可名言而寓言然騷之氣鬱賦之志肆騷之名物隱賦之賦物炫騷博而不侈賦壯而騷連屬賦比騷如繹而不窮愁於中也賦如衍而不盡儷乎外也雖然唯西京之賦未大變於騷夫文

章之變也氣如釀亡而醇亡變而冽而醇也厚冽猶未
薄於醇也而騷也醇西京之賦也冽亡也洩而騷賦之
氣則大洩於三都極於唐宋之文賦而薄弱然氣不終
洩也必有以復凡東南之山水源於蜀天地之氣復於
根蜀之詞賦洩於蕪而詞賦之復也亦必於蜀先生之
賦亡而近於經乎若其文與詩則亦根其詞賦之源沛
然於三峽者也而沛然之異乎洩者沛有餘洩然盡沛
不窮洩不及也故三都之賦不能及西京蜀之詞賦之
源盡蕪而一洩所謂賦者賦其物經者著其理而經則
能物而理賦不能理而物故世之賦物而言理者每以
理而腐物嗟乎不知天地之生物也新理新之俗儒之
賦物也腐非理腐之物腐而理不新也則物與理貳之
貳之而強物其理也則理腐矣况賦近騷亡近詩鳥獸
草木之物皆物於詩也然詩不物而腐於理物理常新
於六經先生諸賦既能以理而裁物而賦其萬物於理
也即根其萬物於氣而氣根於萬物也寧腐乎物根於
其氣也即理乎而氣不終剝也必復乎

紅玉集序

代

市之貨皆可易畎畝之農皆可播種肆之工皆可呈技
巧獨經生之文與世俗之古文辭多不可用夫有其體
則有其用而無其用者以非其所用也蓋經生之用
在科第古學之用 在辭章又復辭用其不文章用其不達
如是其為用而已果其為用如是哉且古之文章一今
之文章四有時文有古文有武學之文有四六之文於
是號古文為散體之文而其為散體者則亦略變其駢
體稍去時文之語助遂謂之古文而古文果如是乎哉

夫默而道德語而文章而文章如是敷奏於廷亦如是
獨善述作如是達而帝王事功亦如是如是而為文章
也如是為六經下之而文章雖不必如六經也如賈董
如子長相如亦能文西京之盛業續六經之遺緒蜀有
李錫徵先生者窮經而未竟其用所著有紅玉集續集
杜林說杜諸書其文章雖不必如賈董子長相如也亦
如歐曾然治經而能致用致用而雖未竟亦可謂非無
用之學矣且夫治者之為金陶者之為瓦梓匠之為輪
輿皆以求其用也而使輪不用於輶瓦不用於簷刀劍

不用於割劖則為無用之工而獨於士之為學反不知
求其用然世亦無所用其學而穀用農器用工市貨用
商賈而仕雖用刑名用錢穀則又皆用客竟置其學於
不用亦可慨矣先生之學一用於魯齊之間為縣九年
稱大治夫邑宰之賢春秋猶多見之下至戰國則少有
稱者豈非先王之道廢而學於縱橫仕於功利歟然縱
橫之說雖不勝於仁義而為其說而有其功有其利猶
勝於為其學而無其用者也

燕喜堂集序

學有其近有世近有地近故孟子近孔子宋玉近屈原
鄒魯固其地之近者楚蜀則亦其近者故相如之賦近
騷子雲之賦近相如且夫楚漢之蘭若江漢之芙蓉雖
紛葩庶草有以近之者皆被其芳而君子之學或世近
或地近則其風亦必有所被况辭賦之學尤為風人之
旨宜其所被者遠而近之者更何如乎蜀之學自漢唐
以至於宋或世近或世遠而究賦不遠乎騷詩不遠於
賦而矩度而大雅音響而王風唯子昂太白之詩有近之

雖極盛而至於蘓而盛之反也則為敝矣夫天造之形
完於理人為之器密於智渾成之形餘於厚傾覆之器
過於盈草木之變衰者傷於榮文章極光燄之長者每
短於盡而蘓氏之文章其亦太盡者乎蜀有李君鹿嵐
者所著有燕喜堂集其詩與文雖未及蘓之盛然不為
其盛者亦不為其敝譬峽有束也山有阻也固不為其
嵯峨而浩蕩也亦不為其蕪與濫也曲而波行其直敞
而谷藏其幽注而不激往而不盡其文行之氣也近於
歐曾者哉夫文之行也固主於氣而氣之純駁則因乎

時氣之剛柔燥濕則主於地所以學雖有世近有地近
然世近不如地近以世有異而地不殊也故孔孟不殊
於魯屈宋不殊乎楚相如子雲王褒譙周陳壽子昂太
白蘇軾之屬皆不殊乎蜀

燕喜堂集序

代

蜀中有李君鹿嵐者其自序大旨云詩貴於思又貴於思之自得而不貴襲如蜀之詩人襲蘓而凡序蜀人之詩者亦多獲之是襲皆不思者也李君之言如此其為詩與文皆有竒思且夫萬物不相襲而相用日不襲月而月用日之明江不襲湖而湖用江以洩輿梁不襲車馬而車馬用輿梁以濟而膠襲水襲則不醇銅襲金襲則不精推之五霸襲三王楊墨襲仁義鄉愿襲道德皆以襲其外而不思其內襲其淺而不思其深而學日

止況夫詩者思也而不思則何有於詩哉李君之學既
貴於思故其為詩與文皆思其所自得而不思夫人之
所得其詩若干卷多抉發泉源之音搜剔幽深之悶而
丘壑崇深精入穎出其思力亦堅苦矣故能推陷其蹈
襲之敝而開拓哀樂之懷嘗謂風人之旨雖多言愁然
各有其愁而不相襲而屈宋則善愁者也然宋雖屈學
而不屈襲李杜雖建安江左學而不建安江左襲而屈
宋不相襲李杜名相參故不相襲則相參相襲則相役
此亦視其思力之強弱而決者而強相參弱相役然徒
襲而不思者則亦自賊其學者李君曾為縣於通江以
其詩被於弦歌教民有善政然不善事上官計典以病
罷之讀其所上宰執諸書間亦論及其事亦可慨也而
即其詩以論其文亦非外襲者也不膚腴於唐宋而秋
實於韓歐然皆能自立其根之淺深不為其枝之碩茂
如倉廩實非粟父老足肉帛亦農家之本富也若壅斷
於市利篡取其奇贏亦襲取其富者而已矣

雪鴻堂集序

學有其實則著無位著於言有位著於功夫學與仕古
一而今二而不一者學二之也是始出其二之途而欲
終同其一之輒未充其器之實而欲不有其量之歉皆
自欺之學也則形而下者日消遁其辭者不及巴蜀有
懶菴李先生者學一於仕而仕未竟其學所著有雪鴻
堂集讀杜隨說及詩賦詞若干卷而學有其仕之未竟
也如川之流焉而或遏則為坎止為陂蕩而漫衍則為
巨浸為大澤而泉脉之未洩則醞為土膏為生植而君

子之學有未竟則發為名理為文章先生縣於黃九年
民仁於學醇政清於寡欲以大吏饒於賄不謙則下先
生獄戍邊一年先生雖放廢然明於道非所謂窮愁著
書更有以精研乎義命之奧而自廣於通塞之遇不罷
何辱無失皆得蜀又天下山水之奇而闢其文境之峻
潔充其氣之雄深幽其丘壑之窈窕而放乎江空隘然
峽束亦可謂浩博成一家綜括其萬有者哉先生之學
更精於考據然非為博聞異覽為誦說實欲根其名
理之所出備其憲章之所採窮則著於言達則措諸事

竊嘆古之文章可吏治今之吏治不可文章古以經術
而寬其法律之嚴今以法律而薄其經術之厚且古之
申韓雖刑名之學今之學士亦不能申韓文章儒與吏
異文與古殊譬優孟唯可衣冠為孫叔敖不可衣冠為
孫叔敖之事然則謂能文而不能文事能文事而不能
事功豈古之立言者哉先生晚年其著述能多以既老
而無所著於世則一於著述且著於詩亦猶乎水之必
有所注也

蔗園集序

放乎山水之鄉高其不仕之節此非有澹然確然者為
其志則必不能浩然而不返世嘗謂處士純盜虛聲立
名非真不知非立名不真乃其為學有偽也夫人之於
學不能於物我出處之際確然有所見則理歎而意不
足雖抗志行遊非出於有激則必有為是其託跡已非
真况乎山水之間無其學亦未易樂也而荒蘆絕岸之
邨老樹寒山之屋雨雪阻飢獸號而兒啼春秋花日良
會不能治巾屨是亦不能無戚然者又安在其浩然乎

使富貴有可乘則借烟霞而起矣白下有蔗園先生者
為明諸生國亡遂自放於山水文章負賤以死此豈有
所為耶又豈有陂池園亭田畝素封之樂故樂其不仕
耶然往亡勝國之餘而世臣大姓之家非不有甲第陂
池園亭田畝之樂而必求祿仕於新朝者其視先生為
何如哉抑先生荒蘆絕岸之濱老樹寒山之屋亦自有
其樂哉此其學非僻痼烟霞一忘乎物以為其樂者之
所可望而澹乎物而不徇於物之際其樂可思也所著
有蔗園集其文如之

吳孟遘文集序

世言文如其人而白下吳孟遘何如人乎澹而自放者
也夫澹則恬於勢自放則不能以勢繩之而勢也者則
能繩乎有欲者也澹乎欲則涵泳於萬物之理深自不
禁其情之浩蕩而物之跡有所不能滯故其發而為言
又不禁其言之有物而寫物之何以工也則彼心乎物
而有能言一物者乎宜孟遘之言又澹乎如無物者也
雖然文亦有不盡如其人者自程朱出而孔孟一言者
非孔孟不言也而孔孟若是之多乎井田廢而恒產不

士之有恒心者有幾也而孰言無恒心乎無恒心者即
心乎物者也心乎物則言物有不能工雖工亦不過矯
夫恬澹者之所為託乎山林以為名高假於道德以美
其言說而又何必如其人世言文如其人亦不盡然也
然史稱商君天資刻薄人也其開塞耕戰諸書則又酷
與人類何也蓋古人之善惡邪正不自掩其言而發
於其性之所近徑行其私學曲說而無附會緣飾夫惟
其性之近則言之工無所飾其學則能自私其學故莊
列申韓諸子之學亡雖私而能出之於公也道雖不醇

而能言之不雜也術雖禍萬世而文則不廢萬世也凡
此者皆醇乎私者也本諸乎心之私無所飾於言之公
所謂言行一也則夫學聖人而言行二焉觀其為工乎
況乎學異端而且亦有不能工者也噫今之為文者則
學八家矣夫以八家之學亡孔孟而其言猶且與孔孟
之道二然則學八家者之為人與八家二而神理又能
與之一乎孟遼之文若干卷其所學雖在歐柳之間而
不屑亡摹倣以孟遼之為人而亦屑亡摹倣則非孟遼
之為人而文亦不如其人矣

問鷄齋詩集序

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又曰書以道政事然則詩書之學相為表裡而情達於詩七達於政也明矣豈曰我徒詩人也哉余友光祿盧公以詩人而為吏而余亦謬以詩人而為吏盧公以廉名大著於天下而余亦謬以廉名著是余與公之為詩為吏為廉皆有其同者有易同人之象乎且夫萬象之所以著然於宇宙者祇此清明之氣或發於文章所謂潔也或激於政事所謂廉也而不潔譬汙其流雖風焉波作能渙乎其文也哉而不廉譬瑕其璧雖玉人雕琢

能無大圭之玷也哉所以史公之文章著於潔龔黃之吏
治著於廉公起家為交河縣歷任至雲南布政司皆以
廉著而所以為方為召以行以懋皆以詩著是公之詩皆
有所本於承流宣化達於政事者也豈徒曰詩人也哉夫
六經之學亦有本有末本之則為帝王事功末之則為詞
人文具所以商周之雅頌即本於唐虞之賡歌六朝之末流
即不能及於十五國風之本古之琴堂可以風於政事今
之藝苑何關於訟堂也哉集中有紀恩詩者以公時布
政雲南有按察江蘇時一事呈吏議例應左遷上知其

廉也召見闕下授翰林院提督四譯館既而又有牧
馬之役公以廉吏無橐中金貨帑銀二千兩以給芻
牧猶不給主廐者劾之上又以其廉也詔免其帑進官
為光祿卿因是有紀恩詩嗟乎余二人者抑已於仕宦
之塗譬水之流也欲達而或坎止之或淪汙之又孰知為清
為濁則沒已於世也已矣然要知清濟雖伏流終必有禹
力以決發之以放達諸海康熙三十五年大出六師西征噶
爾旦公以轉餉從有咏史樂府十章夫古固有飲馬長城
窟諸詩然多擬議之辭非果出塞絕大漠也豈能濶視

無隅以影萬古乎今也而公則實有以橫絕萬里且飲馬
河源矣而源者本也

西樵詩序

山水日見渙樵渙樵不見山水唯幽人見之幽人雖有見於
山水不能使人如見則於詩以見之一日者有會稽劉西樵
以其鄉之山水之詩見和請序發卷見其有流惡不流影之
句可謂見古人之所未見矣且夫造化不閱名理人之耳目日
接物情物情無不有聲有色而有見則有情有聲有色
無見則聲色泯情無况詩也者所謂心之聲也聲也者
即心之情也情無以見則見於聲色聲色無以見則見
於情景故聽雖不能見色視雖不能聞聲然聞能如

見不能如聞者以聞見皆感於情故詩之情景感人也
如聞如見西樵之詩學雖未深而能深入情景然余
嘗見世之深於詩學者不過習見古人非其有見於
古人即有所見之情景亦如古人之已見所謂習見
夫生理日有其新以陳言發其生理則舊水流逝者
非古花開代謝豈今花下哀樂之感各有其情水
聲清濁之歌不同其聽萬有皆有不同即同出亦
有名異故萬古之水流雖一也詩人之寫水流則不
水流則人皆習見物無不流西樵則獨見不流其影

而影者山也花木樓臺也見無而有者也故習見
水者則如魚之在水不見水獨見水者則見水如鏡
而影無不見且見靜不流於動且見雖流動而實流
靜然水流雖日在人耳目而聞見世少其人名理不外
聲色而聲色者則無所聞見故見聞反淫於聲色
耳目不清名理西樵之詩雖未富於篇什然多名句
余唯一名其流惡不流影之句者以聲色獨有聞見
三百可蔽一言也或有目笑耳者曰子奚博聞曰聞
於廣見者曰是謂以人之目為子之耳目者也耳食者

也又有耳笑目者曰子奚廣見曰見於博聞者曰是
謂以人之耳為子之目者也無目者也故雖博聞廣見
名理一無聞見

康鶴汀詩集序

詩人雖多感於物而作然必內有其先而後感於其外譬
室無斯人而戶寧有斯人乎有詩人康鶴汀者閉戶客
京師而長者之軒蓋時已來戶外而鶴汀之學豈獨詩
也哉詩則其學之發於外焉者且夫泉源雖伏其下必有
沮洳根抵雖深其上必有萌芽所以懷抱萬古之源者雖
秘而不洩必有旁見側出之波瀾學植六經之本者雖至
文不飾必有闡然而章之精實然襲然於外之學不察
也故有樞苗以為本而溝澮以為源者此即襲然於外為

其詩者鶴汀秦人也長七尺詩多壯往之音然其氣剛而靜以繁暴為剛則浮剛大充塞則靜也而鶴汀之詩則亦有充塞乎李杜之大者故不粗厲而沉雄不散漫而豪放鶴汀雖以詩遊京師又以制科之文遊成均然其為學有多非制科之所當習者而天人之際陰陽消長之間凡遁甲堪輿推步卜筮之學皆有以學之亦可以觀其非拘儒之志而世多不察也以是發為文章而伸縮變化亦如陰陽之進退順逆多有知者存之而舉司終以其文不合程式夫程式者即所謂繩墨也然良工之繩墨拙工亦此繩墨於是材良為工不良為良材而不良於拙工也多多矣抑材不良為工亦不良為而不良之工及良於不良之材也又多多矣且千載而或一工輸為百年而或一良材為而百年之良材不能待千載之工輸而名山空老其材也更多矣故草木不得其生理之直者往亡抑塞其根而卑屈其枝詩人不適其性情之天者亦往亡鶴鶴其枝而鴻鶴其志

張展野詩序

文章與詩有來脉易有去路難譬言終古不變河源九河失其故道也又譬客子日遠其家及望并州為故鄉也京江詩人張展野客遊北地三十年矣今又幕遊三晉二年而歸京師以京師為歸者家於京師也又將挈家於三晉究何歸乎展野一字不羈而不羈也者以羈於遊而遊之久遂縱於詩亦其才之縱乎才縱而遊羈譬言驥足無以騁夫水性流過則激水以卑為居壅則遷徙水安行地不平其行水無垢下流歸其垢水無波風為波水行故道穿鑿

失其故道而文章與詩之日失其故道亦以鑿展野之
詩放而制唯制則有以防其詩之流其為人則如有所
往故一往而多情所謂不羈也凡遊之所至其地之名勝
人之賢豪妓館歌樓之佳麗無不以深情屬之皆著於
詩而情之所屬也亦如水之流乎落花無情水流之則有
情山走無情水環之則有情雲無情雲水相遭則有情且
水流活萬物之情皆以活故水邊之人之花木更多情者以
活或曰序展野之詩如是已乎曰詩言情也

方嶰谷詩序

造化以賦物為工文章詩畫以肖物為工雖極肖之
工與造化同工此即造化之所以為工是謂百工一天工大匠實
不匠余稱工文者有桐城方嶰谷則稱工詩者又稱工畫者然嶰
谷之詩以畫工而畫以詩工亦唯詩畫可相為工而他技則不同
工有一工必有一拙夫凡物有相為者必有相資也故魚有資
其目而相視者獸有資其足而相為行者鳥有資其翼而
相為覆者而詩情畫意故詩資畫畫意有詩情故畫資詩
凡天用必用其天之所所有而天之所所有即天資嶰谷之詩一

出於其所有皆如其畫之所有也而其畫則法李龍白描賦
夫化工寫物不以丹青國色為容一空粉飾以輕不以重以
澹不以濃而輕則輕清淡則淡遠然淡遠之謂神非徒形
色之為淡詩以淡勝者曰陶得陶之淡者曰常而常之淡得
乎陶之深者也而深則深遠陶之淡又得乎古之高者也而
高則更高遠及是而卑則近淺則薄嶰谷題秦淮圖有曰
烏衣巷冷繁華歇紙上依稀燕子飛又邗江憶客有
曰閑時莫上江樓望多少歸帆送夕陽他佳句多類是
豈非淡然之白描而神遠者乎

初卉集詩序

大集筆致穎出塵絕正當以初卉名之以初卉出上
如蓮出水一無所染不必小三昧名之而初卉者即沈
子慎旃小影圖名也夫詩人文人每多習氣而習氣
即漸染者也故源無不潔流無不污唯大人之心不失
赤子大作出筆實如初卉而欣生意雖陶之良苗
謝之春草何莫非出此夜氣之朝生者乎凡論初學之詩非
影響於禪語之拈花即曲繩以老學之理法而詩言
情也豈可以理論孺子之歌與卷伯之什也哉然而情之

真者即非理之偽天之成者有過乎學之力或曰南山之陽有材十年而特達北山之陰有材百年而擁腫此言一有時雨之化一無風日之被也或曰又有二材同出南山之陽一尋丈一咫尺者此言天資雖培學力又有學力之所不能刻者實限天資也是天資材而能受時雨之化者必篤生之材集中諸作勝乎天資者什六勝乎學力者什四然以天資勝者世且無二三可謂材難矣然不可自易之

寶硯齋詩序

平丘襄以其詩集屬余為序一日展卷見其觀劇之句有曰白雪千秋調紅塵一夕春可謂句中有物眼無點塵者矣且夫君子學有諸句已則不徇諸已無一物則備萬物故唯能觀物者可以忘物者也而傲物者非澹於物者也以不得乎物則且逃世而絕物然猶愈於逐物而不知返者一日又展卷見其田家詩有愛花移活井之句夫造化不窮不遏曰生水之日流不遏曰新而曰生曰新所以太清不塵天根不

腐而詩本三百文源六經則不塵不腐矣然為學孰不欲逢其源以有物塞之也而賦物為申韓外物為釋老備物為孔孟至其集中佳句固亦如逢源不窮不可指數譬遊乎五嶽四瀆之大而支流之小者皆於是而觀之

賣十三陵詩序

賣十三陵詩者亦詩人之怨慟也或曰詩人何怨曰為生友所賣死友無歸夫古人猶挂劍下泉而賣友者且攘下泉之金而賣其白骨更賣其亡友無主之僕與窮愁之宋和負無主百金之債追迫於星火之官司者也曰賣友者誰曰幕客某曰何不鳴之官司曰利柄既假神姦書生局外無據且精警獨在文章遲鈍拙於口辯大雅豈堪對獄而公道或為權賄所移柰何曰十三陵之詩何價曰每冊三星嗟乎文章有何聲價而賞之者則式如玉如金赤子匍匐入井

而哀之者即慈父慈母况十三陵之詩陵廟與朝廟殊
題山陵非山水一致用李杜而驅使漢魏兼情景而比興國
風而十三陵之詩固未臻此化神然千百年之眼自有以
見其二拙也

松筠集序

代

節立而孝著理相因乎長洲有歸聖脉者生八月而
孤其母陳年二十一而寡余嘗謂守死之孤臣易存
孤之寡婦難孤臣直立禍患無所屈要不遇內其志
外其身極其死止於仁而已他何所事哉而寡婦則猶
有事諸孤也則是既欲內其志猶欲不外其身而身其
外則志亦不能存孤於內身其死則諸孤又何以存而
不死則或為強暴侵凌奪其節而不死則或為堅貞少
懈淫其志而且剛以拒暴易柔以守身難而且婦節有

其一身易兼有諸孤難而且存孤易存孤教孝難也陳
母之教孝也非所以教孝母之養而有以教孝父之志
父何志乎志乎儒也長洲歸氏以儒世其家唐天寶時
蘓始分吳縣之半以縣長洲而長洲舉進士則自其上
世之祖忠宣公始蘓人至今祠之至有明則太僕有光
先生又其儒之著者也而孝子聖脉先生又能以孤而
著其儒先生三歲舉父喪予者嘆其禮如成人十六歲
補弟子負衡文者目其文如坐松筠中言其幼而文之
老也自是年益壯學益老而其學則以孝而入也孝入者

誠誠者理實理實者欲虛欲虛者開物開物者博洽
而有聞兩江制府聞其聲徵辟以修江物通誌書成
于公稱之曰其言三江之水利源乎滌也三江之遺
跡確乎據也通省之井邑人物闇乎光而瞭乎掌也
江南之史才也先生既沒其嗣君天錦嘗從余遊既
登賢書又有以著其孝而能祔其父於廟旌其祖母
於坊而士大夫或為之著其言說播於詩歌彙成其
書為松筠集康熙五十三年余朝萬壽節於京師天
錦亦在京師因出集請序發其卷有所謂松筠教子

圖者蒼松二本霜雪鬣上凌勁節也竹數十竿枝葉洒
上風君子也松竹之下磐石如奠所謂匪石可轉也而
松竹左右茅屋中敞母據案童子側立如指授如唯
者猶可百世以想賢母教子之風

且蘭集序

且蘭集者寒溪先生入滇之詩也其取徑雖如杜之入
蜀而不有其徑此深造者有之是集諸體隨徑而闢不
隨徑而盡書曰隨山利木莫高山大川此禹導水之徑
也皆可放諸其流而入海先生於遊境最廣於學境最
深然達於遊而不達於宦宜其一造古人之境而嵯峨
有平澹幽折無生澁凡學古人肖者不可言古人不肖
者亦不可言古人而精於肖者必有粗於不肖者也粗
於肖者必精有不肖者也昔陳章侯學畫周長史人謂

其工過之章侯嘆曰此其余之拙也長史之拙人所不能工也其論精矣或曰且蘭集猶未工於杜然則先生之杜亦精矣

沈麟洲詩序

玉工論玉以情畫師論畫以韻皆言其神也然形而後神繪不先素璞然後玉且夫造化之溪山無今古而畫師之水石有工拙莫不以氣韻而求之然工者以氣韻為工拙者以氣韻而拙而畫近於詩其氣韻亦猶是乎原其詩之始風而已矣風乎物而氣韻自生為詩之正聲也及其氣韻之反媚而已矣媚其色則氣韻傷為詩之曼聲也世之求氣韻者亦求其曼聲也乎而曼聲媚正聲韻亡則工媚則拙客有問余於麟洲之詩其氣韻

何如者不知詩之有氣韻即樂之有聲容也請試言琴
琴者之指猶乎指絲桐猶乎絲桐然絲桐有太和而人
心無太和絲桐無世降而音樂有世降故有神瞽鼓之
則正聲賤工鼓之則曼聲者抑知彼則本其太和心有
調乎絲桐之先此則習其世降徒手乎絲桐之響而麟
洲之氣韻亦有先乎絲桐者本其志條貫乎枝不於花
葉而旖旎根其古先而芳菲故花之格高者必韻玉之
質美者多情

勤有堂詩序

木之貴而文者不縣漆竹之斑者不殺青花之格高者
不艷萬物之天成者不匠禹彝之華而古者不剝美玉
不飾太素不施丹青皆行其實而自文守其朴而不斷
者也夫詩固以肖物為工亦以傷巧而薄雖以點染成
色亦病緣飾而膚而黜然事光澹泊乎大雅美乎度而
不佻元乎音而不淫詩之至也不作久矣近日言詩其
宗唐而陋宋者則競尚格調而岸然容其氣矜也驟然
作其音颯也故響而不韻形而不清病失於粗其入宋

而出唐者徒儷其對偶而比然工章不屬也爛然綺艷以浮也故麗而不清靡而不振病失於纖且夫精工之敵流於纖巧渾成之失變於粗頑此皆過求而不中學力不務所近譬無烏獲之勇妄勝千金之重非公輸之巧謬行斤斧之習故智勇之反乃為愚怯唯大巧若拙造化無工吾友鄭子季雅者詩人之工者也而其工以其不工於巧也巧於工所謂工而纖者也纖者工之病也其工於古體以其工於不擬古體以視彼謬為佻諤擬樂府強以生硬擬漢魏者何殊優施之舞入軍容拊缶之音和土鼓乎其工於近體以其工於不擬近體以視彼漫為無情之哭泣擬杜有意之任達擬李者豈異越人之子哭秦人之父豆羹之味傲五鼎之烹乎故擬之必多失其倫本之則自肖我真性之則非所強也之則非所工而季雅之工也於非所強也其格不寒而清其味不薄而濇其音不流而和唯和最得風人之韻也而春日之遲也雉鳩之關也友聲也嚶也何如乎然擬和則同矣

杜詩合箋序

文人之首研理風人之首含情故理嚴而情恕文察而詩隱而理其如日乎花日無遁影也情其如月乎花月深思人也而詩人之旨更深人思也故難以達杜上之志其於治亂興衰褒貶志一史其於紀載風土名物文獻志一經其於開闔正變斟酌濃澹纖整志成大家而大家之志亦難乎其達之也嘗觀箋杜者多局其樊籠偏人睨視橫其意見窒人心胸私其志達杜之志或此送其志彼又非其志是一杜之志而箋杜之志百也百

杜之志而讀杜者莫一也而杜之志隱矣抑嘗見箋杜者多腐於理而傷於情彼怨婦之呻吟幼齒之歌哭風之籟谷之響皆有聲而無樂有情而無理者也而必以理則情能腐理而理能奪情有攜李盧仲山先生者精於理故能不傷於情善言情故能不腐於理予著一編曰杜詩合箋而合箋者合諸箋之歧見而一之不使貳杜之志也亦有全首不引一箋者則一乎杜之志而不貳以己之志也或曰杜志果一乎曰一水勢一於卑水流一於海禹一於水杜一於詩而禹能一水者禹能導

水也盧能一杜者盧能疏杜也疏之則義無所障之猶導之則水自有所歸之也水歸諸卑詩歸諸情是編字有音釋四聲之誤讀則字異而句舛故一字之音正匪曰其節湊和諧而已典有考據故實之傳訛則事異而用殊故一事之旨明匪曰不失古人之真而已於是一諷詠之興會得之一尋覽之窈窕盡之而又不使遽盡之也噫論詩與論文異文理盡而詩情不盡也理可盡而情不盡也引興而悠長發端而指遠徐而詠廢然嘆半吞而吐皆詩情之不盡者也如琴寫聲

南園詩集序

管子曰農之子為農士之子為士工商之子為工商自
四民之業廢而無世其學者矣且夫世其學者亦如農
菑其新田則耒耜拙治其先疇則稼穡安既芟蕪穢則
無荒樹其嘉穀則有本世其六經則秋有獲不後三時
則學有年長洲尤君德孚之學世有五矣家其父師而
長養力其學植而根固所著為南園詩若干卷有本者
乎夫萬物莫不有本而詩之本在志七本於學然詩學
有本也無幾人蒼溟集焉而行潦堂坳溢焉而盈舟涸

壑淫為於夏雨竭澤溢為於溝渠而澤則亦其溢也壑則雨其淫也孟舟時其膠也行潦止而淖也奚其本哉尤君之祖曰西堂先生父曰謹庸先生尤君之學則本其祖父也其為詩近體得於唐之晚古體則非唐之晚抑揚其清濁而中律斷續其條理而有章吞吐乎言之有物咏嘆乎意之無窮清辨而實踈放而底蘊而實則華之根底蘊則端緒之發洵乎有本之學也其詩更長於紀遊懷古以其氣之舒情之抑塞今之世託諷於古之人與而入行徐其言志之同有感於時之異苟非得性情之正雅樂之本者孰能知其微者哉余年十六七時曾見世傳西堂雜俎其為書綜變而不窮閑肆而有志博而擇麗而貞泐亡乎大雅者也又見謹庸先生滄湄集詩兼唐宋文一理道亦有以源乎父也夫河嶽之崇深必支分為山澤以其氣之積而高完而高完之至極則其氣必有磅礴而大川之宗注而渾足至足而不能納則必洩為陂渚故雅洩為騷亡洩為賦而西堂之學洩為滄湄滄湄洩為南園

八里莊看杏花詩卷序

雲出岫水赴壑雲水之跡二也判然其二之跡而忽相
遭雲水之情一也長安城西有曰八里莊者春三月杏
最穠陳滄洲先生下直與汪紫滄俞叔音吳見山李年
山張職在諸先生登進士鄭叅亭潘萬長載酒同遊之
亦唯曰同遊者八人而已矣人坐花酒未行塵起又有
車驅馬馳載酒者六人所謂判然其二之跡而忽相遭
者乎而六先生者則曰李巨來繆湘芷徐壇長須鳳苞
黎寧先汪無亢然彼八人者遊有其同也此六人者亦

遊有其同也然雖不皆同直廬也皆同好也二其同而
一其同又所謂水雲之情一乎於是人花交錯長筵聯飲
因用杜牧之遊騎偶同人鬪酒名園相倚杏交花之句
為韻是集也其天合乎六偶數也八亦偶數也而八益
六則偶其十四也使更益一人則不偶其十四人虧一
韻矣損一人則不偶其十三人盈一韻矣而不虧不盈
是謂偶同易曰同人于野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亦唯先
生有中正之德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應同人于野乎且
同人有文明之象而十四人者之詩雖各名其家譬星

躔繡錯而五采七曜雖經緯井然有不同也然皆因其
為章於天

京師百咏詩序

凡遊跡高者可以窮遠遊跡空者可以觀物借山學佛者也空諸佛而有其詩蕩亡而遊瓢而飲笠而託宿衲而寒暄以造乎其詩之境而詩之境未易窮也宋人之境趨熟入之者夷然而不艱其旨盡不必深窮也元人之境近宋益趨薄矣唐人之境言遠於近即淺以深窈窕跡之使人深之興會得之非窮理致之也江左之境生而趣如不練於世者也漢魏之境則練矣然練而渾質而秀根柢雅頌而江左則其枝葉乎夫狹其遊者不

能博以觀窮於力者不半其境借山則可謂健其遊者
笑而遊於京師最久因有京師百咏詩百咏者百其題
咏也凡帝其制而虞歌郊廟者其詩莊遊乎方之外而
眺聽於浮圖之遠鐘幽谷之鳴鳥者其詩靜鑒於古而
有感於世者其詩婉以風而謠俗貞淫幻怪之可懲者
其詩隱以滑稽百工方技談天釣詭之眩乎世者其詩
內視而察而土產方物食貨之濫於時者其詩制而不
盈亦工其百體之變化者矣昔司馬相如賦上林長楊
大人是託諷於賦者也借山其亦有託乎亦唯澹於世

者能有託於物而不移於物也豈易言哉且夫人一而
物萬物有則人無也人虛則物塞也而物其人者輒曰
我詩人我工賦物不知物其鑽研矣人汨沒乎物其肖
矣人失真乎狡獪物乎物賦人乎雕鏤物其工乎心手
日其拙乎况狡獪雕鏤而有未工者乎夫物未有於人
則物輕人有於物則物重以我賦物則範其物而物外
有我以物賦我則物役我而我無以宰物京師百咏詩
其題有莊者佻者纖者鄙諺者雅馴者創而不典幻怪
不經者亦難乎其賦也而能賦之者物既有以名之則

必有以義之而道者義之母也母乎物而物為有不肖
其母者乎而萬物莫不有母也母一而物萬則萬於一
借山遊於京師亦萬物之一者也余亦遊乎其中也然
儒者理實佛者物空亡於物故能實有其詩然佛不有
其詩也且空佛矣

張梅谿巡檢詩序

士有不從制科而文章詩歌者世俗多輕之仕宦而非
臺省清流之選而文章詩歌者世俗更多輕之噫此所
以率成世俗之文章詩歌而古作者之文章詩歌日已
也已至於詩則一主於言情而情之所屬更與帖括之
學相反蓋情之被物為風而註疏經義之學不可為情
也理之窮物欲其旨盡而情之託物貴其言遠也所謂
風人之體在於比興之間也哉白下張梅溪詩人也而
為遼徼之小吏一官遼海十餘年遼在本朝雖稱盛京

實古邊塞也其地界海畫山氣異俗殊而木葉山高未
秋霜隕官斯土者其興邊風感慨之思乎故梅谿五七
言古多沉鬱之音且夫古塞下飲馬長城窟諸詩多道
達其土風寒峭故其辭蒼涼而梅溪以南國一書生為
貧而為守障之吏而既職巡邊徼介馬馳風往來於旗
莊戍堡之間而風高樹怒境苦情迫故其為詩自近於
古邊塞征人戍客之辭然世俗多輕之所以梅溪諸詩
益沉鬱頓挫以發其慨嘆其音蒼涼矣夫惟其境之苦
則無所外慕而情以一而梅溪既苦其境一其情卑乎

仕而攻於詩宜其詩之善言情也然世之為詩者莫不
知以情屬物而或不屬者有他情以分之也故彼深閨
之寡婦異國之羈臣遁世之幽人情既無所屬於人世
之宦達仇儂遭逢而過一花一鳥一水一石不得不以
深情屬之矣此梅溪之詩所以老於邊塞而一其情然
一花一鳥一水一石常在於俯仰宇宙之間在富貴利
達之人則漠然遇之而無所屬此所謂情不能屬物也
噫富貴利達之人其情之不屬又豈區區一花一鳥一水一石也
哉

王孔昭詩集序

凡藝之至者非所強而能故藝之至者亦不能為人而作番禺王孔昭挾其詩學遊京師一見余古文即欲余序其詩而余終未序其詩孔昭復工於書法與畫余一見其書畫即欲其作書畫今復有大梁之行也始為余一作詩畫要皆不可強也夫為文之與為詩為書畫固不同然所以至於工者皆非以競而能以恬而入也如泉穴出漸於行石盈科而沛然時雨遂有不能自己江河之勢也豈強乎孔昭書法能以意斂其氣而行故靜

深而不浮又能用拙為工雖有工者亦不能學其工於拙也此皆以恬而入也孔昭畫雖不專家抑其詩與書法之餘而為之者乎孔昭嗜酒往往醉酣潦倒即索紙作枯藤怪石而濃墨秃筆意興勃々更漫為短歌小跋行草參差遇有一得每自狂呼為東坡為天池是時雖欲強其不為書畫不為詩不可也而詩則宗於王孟番禺詩學多宗王孟者蓋以王詞秀調雅意愜理新而孟則骨氣淑清風神散朗李杜之外別有其長也故多宗之孔昭五律用工用拙雅帶書中楷法神理所謂王维兼畫也而七律則其行草乎若五七言古則又五律之餘筆剩墨而為之者雅如其畫矣其詩共百許首或云其少不知王孟之詩以意興為工者也人之意興有幾而可云強乎故夫四時寒暑之推遷禽魚之上下水流花開之無意此皆氣至而物自行之理實而氣自充之而文章書畫之理即充於此則情文之行也又可強乎余於是而始序其詩

王晚僊詞序

余性癖茶初來寄園假館未置茶具常聽隣窻有一
客時時苦吟時時煮茗余意其人胸次必高遂叩其門
戶相與道姓名索茶飲之乃知其為錫山王晚仙也觀
其案頭丹鉛塵土書卷縱橫無序然多宋元名家詞無
帖括既而聞其已舉孝廉又聞其為詞名家然孝廉案
頭無帖括亦於王君僅見之也一日樓居春明王君窻前
新植水仙數盃呼余茶飲出詞若干卷俾余序之余謂
凡人託業於此而獨工乎彼者必其癖固在彼而不在此

如癖茶則不強其癖酒也若帖括之業則科名富貴所
從出也王君既攻帖括舉乙科乃不癖帖括而癖詞夫
人情即不癖帖括能不癖富貴乎富貴不足中其癖此
真詞癖矣王君為人貧而介敝裘出肘自如然不能下
人以資貨取獨見諸名家詞或時值空乏使脫衣納典
庫中質錢買以歸然後慊於志可謂癖矣其癖於詞固
已而復癖於茶然癖茶又以晨夕填詞苦吟必需茶飲
以故漸積成癖是癖茶亦由癖詞致也余觀王君匪止
詞癖茶癖也亦人癖也骨冷而氣高喜獨行而不偶俗
骨冷則不能癖富貴喜獨行則不能無寄託詞則其所
寄託也然寄託之久則嗜好生癖好久則癖矣是王君
之詞癖又以人癖致也若吾則癖於茶固已而復癖乎詩
詞則非所癖也非所癖則不工矣然王君之癖於詞如此其
工又何如乎是為序

吳井遷時文序

余嘗見有以古文為時文者而以時文為古文者序
之多不能明其意以時文不可序時文也余友吳井遷
則以古文為時文者因屬余序之夫以古文為時文者譬遷
其泉源於支流以時文為古文者譬用其末藝於根本故
行水有惡其穿鑿之智深造自可達左右之源小體不能
為大用一貫實足以旁通古無時文有之自唐之經義帖
括始古文無題有之自宋王荊公以四書製題始然文而
以題之其如水而以防行之乎水流直而防曲之水卑居

而防高之水流浩大而防分殺之水無方體限量而防
束隘狹小之一不為其所限量則為決防文行而不安
其濶則為溢題而并遷之時文則以古文而行之雖不
為之曲防然亦有大防而世則且以為壞時文之大防
不知荆公之時文即所謂以古文為時文者也豈竟無所
防而漫然無底止乎然亦其源於古文者有日深而流
於時文者為日淺至明之成弘隆萬而下則且及其流
而為源也於時文而流於古文矣惜其時無有塞其
流者所以雖有并遷之時文而時流且如沸反欲并遷

而力塞之或曰古文既無題則亦無所限量乎曰非
也時文生於題則限於題古文行於氣即限於氣譬
一氣雖流行為四時即限於四時古文雖無題面即
自為題面也且夫時成而自歲成物成而自物則大智
不能以巧大造不可為工度数起於黃鐘黃鐘不起度
數方圓法乎天地天地不法方圓氣至而自物生文成而
自氣足氣至則亦理至文成則亦法成所謂古文自
有題面非有題面以為古文而時文之題面則以此
反而觀之及觀乎題嘗觀過壚之花有一枝數枝者

出墻之花有半樹者二本之花有交枝者而交枝者
即題之巧搭乎出墻者即題之半截乎過墻者即
題之一句數句而側出者乎然側出者欲不失其題
面之正半截者欲體裁而不侵巧搭者欲行地之無
跡凡此者皆小題之法也而其源即出於古文敘事之
法然敘事之法如造物之肖形而造物無工巧小題
之法如畫師之寫影而畫師有工巧而并遷之時文
則亦若無工巧者此即古文之為巧而時文之為拙
者也此即古文為時文而時文不可為古文者也故題可
四書六經而文不可四書六經河源可為九河而九河
不可為河源

代孫我山繩墨序

操選政者不多以名則或以私而名之則害實私之則名實皆害之矣夫制舉者名之所在也而鄉會天下之制舉者而試之更為名之所歸然其名既有所歸矣而操選政者又欲去取其所歸而歸於其所衡鑑豈易言也哉余嘗觀乎衡與鑑而鑑以明言也然有明而能見人之賢眉而不能正人之形影者明而不平也而衡以平言也然有自謂心平如水而究與世有低昂者平而不準也而李君是集繩墨之所以名其欲準於此乎夫準曰準繩又曰易

與天地準而準繩者準繩其物則曲直易與天地準者
準其天體天道然則四子之書則又準乎先聖後聖者
也而制舉之文章則準諸此果能準之乎所以必有以繩
之也是集鄉會墨之選自順治乙酉而至於戊戌文凡
五百五十餘首亦可謂去取之嚴矣唯嚴也精而制舉之
命題有一章者一節者數句者一句者皆各有其準矣又唯
準也嚴而其嚴其準也如此而繩之也豈可恕乎可私乎可
名乎而可私有其名乎獨是此集選余鄉墨至六百又近於
恕然李君之於余非有所私也所名也而余則不可以非所私而自恕自名也

崇祀鄉賢序

君子之德有被於天下者於一國者於一鄉者而德之所著則必
於鄉而國而天下德之所本則必於身而子孫其地有鄉先生
丁珩字荆璞者為明之諸生也可謂邁種其德而及於孫子者
歟嘗聞其為人如歐然而自視者所以德不有其德子貴而不有
其貴此其學為何如且其崇祀於鄉也先生有子曰允元者官
至安廬兵備道後以其子貴贈吏科給事中又嘗聞其為人則
當官侃侃而居鄉恂恂也者所以辨於官也恂也者所
以居鄉不有其官也此皆本於父之不有所以有其德不有其官

也父昭子穆崇祀於鄉也固宜兵備有子曰泰官至工科掌
印給事中仲子曰時官至內閣中書候補五部主事又嘗工科
能弱年孝勇於亂兵中以其祖母出險而中書為大學士李
高陽馮益都器公輔然則工科之孝雖著於鄉而孝德之至且
可通於神明況於國於天下乎中書之器雖未位公輔而受知
於公輔豈得謂非公輔之器乎而一有其孝一有其器皆宜崇祀
於鄉

代中堂館課序

石渠之選有館課之文獨吳君啟昆之文不可以館課目
之以其學有素也夫課也者習之也素也者已習之也而素
習也者譬故渠而新其泉源習之也者譬鑿井而時其
灌溉吳君之學中達於理旁及於詞賦然賦以典麗言
理以醇粹言而典麗則欲其取材也博醇粹則欲其積
精也久二者雖有異致吳君以一貫之豈非一素也哉夫春
溫而醞釀醞釀則醇粹精秋斂而百寶成百寶成則儲
材富學者之充積德業如是也國家之教育人材亦如

是也而余豈敢云然乎是也哉

休寧板橋楊氏能世其家而譜其世可謂敦倫而重本者歟而倫也者即天秩天序如星辰之森列躔次而不容錯雜也而本也者即本天本人本支百世也顧百世而可考者有幾姓也哉余昔宰休寧其聽事前有所謂影墓者曰吳王墓也及考縣誌則曰吳王行密墓也嗚呼生而崛起江淮振耀其勲名於宇宙死而一丘不封不植而曰影墓而影也者不彰之謂也豈南唐墓吳之際其子孫或竊葬其祖父於此故晦其衮衣玉押之

楊氏族譜序

代

跡耶抑疑塚耶故雖其子孫而於王之譜系有所不能
考亦唯於殷墟哭其麥秀而已矣而其譜系亦唯於始
遷之受公以下始有所列可勝嘆哉余官休寧時有受
公第幾世孫曰某七者嘗從余遊未幾而遊於序未幾
而舉於鄉後余官銓部楊子以計偕來京師時七相遇
從嘆其族屬之繁衍而譜系之未修也懼其流之日遠
而源莫以溯也雅欲修之非其人而序之而無徵之言不
足信也乃請序於余焉夫曆久而積為歲差譜久而或
變於世異是在振起而修之者顧史嚴君臣譜重昭

穆而一予一奪大一之統以尊群昭群穆大宗之序以
著故一其萬國而為統本其百世而為宗且夫萬物莫
不有其倫也而萬物亦莫不有其本七一而雖萬物殊綜
其本則可以一萬物此大宗以統小宗之義也抑萬物各
倫其倫也而萬物亦各本其本一其一物之本通而一其
本則亦可以會萬殊而歸一本此小宗以歸大宗之義也
故一理無萬殊之本必本二而末散為萬殊且天下無七
本之物必本失而末乃無本然則使萬姓各本其本而一
其宗則彝倫各足而天下之大本敦矣吁此即西銘大君宗

子之意哉

家譜自序

代

孝莫大於敬祖禮莫重於敦倫敦倫莫嚴於序族此
家之所以有譜也譜久而世系或失此譜之所以有修也
故國非史則千古之治亂何所考家非譜則百世之彝
倫無以叙而家之有譜亡之有修不亦重哉余楊氏受姓
之始前人序之詳矣及載同州太守受公始遷新安休
寧之所由來竊有疑焉後至十四世祖琢公所修之譜
辨明其事云受公當宋建隆壬戌官同州太守秩滿道
經芳溪而家焉然其時南唐猶未入宋版圖也而同州

之地屬陝也安能越宋而家江南乎乃斷其支派本於江南吳王行密之後今休寧縣治石臺之下有影墓存焉曰吳王墓也其所據如是雖然夫物固不獨生必有所本然年遠而跡湮支分而本失本失而徒求其末必有強其本同而合其末異者矣譬花之於實然實者本也而累已之實遍而本之究不知本於何花之實也而求本者亦唯求此花之本而已矣故唯本其一花之本而必有本其所本之意猶存然則吾楊氏亦唯本其始遷之受公而已矣又何必遍而求其本哉

願吾宗譜自有明嘉靖纂修而至於今百有數十年矣世系久則親疎之序或以清親疎清則宗派之分何以別伸不敏乃僭為第其世次明其親疎別其宗派且某也仕著之於編某也賢筆之於簡某也丘墓在何鄉某也遷居在何處使後起者得有所考雖百世而宗祊之義如一堂即萬派而彝倫之序同一本矣伸猶望後起者更繼此而修之以無墜前人之業夫堂構固有基之百年而毀之一旦者無其繼也使能繼其志而繼其譜而時修之雖千歲之世次可以序也不然

自同州受公之世次而至吳王未百年不數世何所遶
而求其本乎可嘆也已

錢學山尺牘小序

尺牘題跋在文章雖為小品亦工之甚難也題跋甚
行於宋元香唐不多有此以蘓黃放廢海上無所
寄情雅品題萬物實放曠萬物復書盡有天授
之工姿態多自縱之喜故遇名人紙尾卷末即以
醉墨酣筆隨意漫及而學士大夫遂踵而為之
然亦少見其能工也蘓黃尺牘妙如題跋嘗觀從
古命辭莫工左國蓋以當時辭命不善即召兵戎
又多以小事大而剛柔難於茹吐故以蘓黃之世而

復有口宜其嬉笑怒罵便成文章也然此中實有用朴成趣變俚為雅如丹砂點化之神者又豈凡情俗筆所能測其微妙也哉四明錢學山清言似晉筆札似蘓黃不能山居自得而以幕遊因人不能心樂琴書而形勞案牘故其筆札多以禪理解脫世事更有所得於蘓黃者也然從來禪旨莫妙江左如月弄谿花風為猿嘯有情無理實可悟人故世說一書亦多清快余即以叙學定牘亦文家解脫之意乎

西堂十絕圖序

詩唯三唐可畫文唯六經可詩余友香祖山人謝皆人為西堂十絕圖句餘堂繪畫秋坪詩皆造藝之精者古之工書者多工畫工詩者雖不多工畫或工文即不工文而其詩亦多可畫亦唯可畫詩始工夫形而器則不變者也神則變形而小則亦其器者也大不器工肖物者也物不變化工無物者也皆形物故易變六經七可詩絕句之體難工五言絕更難工七言絕七其律之體五絕七其古之體也使非通體古詩之全必不能伸縮

絕句之小譬一峰一岫皆可為山即拳石亦山而體雖
具於山之小要其有山之體也使拳石而無丘壑則亦
石之頑者何言山也哉而小詩亦如小山香祖山人詩
之逸才也更逸於小詩曠於世而不逢擇其言而尚友
以餘堂元人之筆畫其詩以秋坪晉人之書寫其詩而
書法有畫理畫理有詩情渾而成其逸之趣顧其為人
又簡於世者即是冊惟系滄洲先生十絕屬余一序以
視長安濫然詩文於畫冊者何如乎簡則逸也

種花虎丘序

余友汪我思遊京師將歸欲携家室於新安築精舍於
席丘以種花可謂能適其志矣詩曰無心學草木又曰
天之沃々樂子之無知然樂之者則憤之也無心者則
有心也有心乎物而不得則欲無心乎如物樂草木之
無知而不得則憤草木之有知而我思於此豈憤之乎
抑樂之也余嘗觀於絕岸之芙蓉老寺之喬松崩崖峭
壁之奔藤倒樹池之卧柳斷港之浮楂風之竹雪之梅
水出之花緣籬之草以及故宮離黍之風廢榭荒園之

種莫不徘徊而嗟嘆之以彼草木之於人也雖生同而
理異然人多不能全乎生之理遂亦不能全乎生而生
理獨全乎草木然人不知自失其所以為生及為世所
摧折困於智識如詩人之流反憤草木無知之不若不
知草木豈真無知者哉而一花一葉之必向人而生天
韶怪特之或與物相肖交枝連理之共為相託故凡物
之有生意者非無知者也然人雖有知而無生意則亦
無知者雖撫竹樹而婆娑踏芳草以吟咏而草木同人
心死矣尚足樂哉若我思則狂而有生意者也其種花

於席丘非樂種花樂其志也雖然世固有志於朱門廣
廈而託處白版斜扉者其於一木一石非不極其山林
點綴之致而顧其人則市也抑有身居草木而意在塵
處者如場師老圃之流其於盃卉園花枝情樹態非不
性習草木而其心實市也若山農野老耕山而田水蔭
瓜棚之午陰嗅稻花之朝露門蓬蒿而枕木石非不市
氣之盡除而顧其人則野也夫野則猶不失平生之意
而市則失乎生之理然則人之於萬物而有市之心焉
雖志乎物皆志乎市也彼市草木與市道德者同也何

志之足樂哉或曰阜丘處山不深頗隣於市嗟乎使我
思有市之心雖處層山衣薜蘿而蔣花藥也猶市人也
故當論志
益知竹之於蘆於柳雖皆以近水為宜然不波靡而有
清節可風者獨竹也余久客長安古幽燕地土寒
而風勁甚不宜於竹故竹最貴然江南水涯山岫莫不
有竹而樵夫野老皆薪而賤之豈非以其多乎夫物之
多者固可賤而桃李之繁行者人反以其紅紫之態為
足狎褻又未聞以多而賤之者嗜凡人之耳目嗜好從
可知矣而天下事又豈一草一木為然哉丙戌春館於

種盆竹序

余家臨練江塘以竹中植雜卉每從竹中見水光山色

城東侍讀學士牛公家門人長吉年十五性靜而潔館
有小院晨興灑掃余因種竹一盆貯水一缸魚數頭以
竹宜於水也水更宜於魚而竹與水與魚又皆宜於潔
故潔也者其人之美質乎所以受萬物之來也其竹凡
六竿高尺許無旁枝翠立如蓋名羅漢亦竹之貴者因
廣厚其盆土而種之種數日笋坼土而出皆高出舊竹
尺許獨一特出二尺許生異之而不知吾種之所以異
也凡草木下行根則上行枝土厚則下行也所謂下學
而上達乎地齊則民痺土厚則苗碩又豈獨竹乎則夫
有美質而所居之不廣及成就不能卓上者以觀於竹
則亦知所立矣

東園書目序

山左馮欽南氏其先世之學皆精於理者也其先人給
諫公嘗築東園貯書二萬餘卷而娑娑其竹樹精潔其
几榻以課諸子信乎於學有自得者焉因倣胡少室書
目分經史子集為四部出以示余欲余為序上曰精一
之理散見於萬物而萬物之理散見於群書願博求群
書而藏之者欲精求一理而出之也馮氏之學不其然
歟則夫專事浮艷而以博覽名家者其所以磨礱歲月
漁獵典故撰奇字飾麗句纂組閨閣之辭誇大壯夫之

語其所以牢籠物態亦足以投一世之嗜好矣然膚為其貌纖而不整格塞而不相條貫物與理不融洽雖盡萬卷奚如哉夫春之來也萬物雖各被於春風之中而春風自一於萬物之情春風不工萬物而萬物自盡其巧則彼博極萬物而浩乎而出焉者亦必有所以工之而一之要豈專事博聞者所可語哉凡藏書士大夫之家莫盛於宋如宋宣獻李邕鄆及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皆至四萬餘卷唯葉少蘊少年貴顯竟至十萬餘卷亦云盛矣夫績學之士讀書不廣固不足以盡

古今名物之奇然廣而不精則又眩惑於詞章雜亂之學故為學之道博之固難博而能一之為尤難也載籍之數自聖賢而外若老氏之清虛管晏之功利申韓商君之刻覈名法蘓張之縱橫以及談天雕龍多較堅白異同之說莫不家岐而戶異然皆能堅強其偏戾之性情而各精專其幽僻之辭旨嚴據峻絕焉有不能相一之勢若昌黎柳州歐曾子瞻安石諸賢之材力亦可謂雄絕古今兼收百家而一之矣而浩然而行渾然而足特浩然者其言之氣也渾然者其制度之混乎跡也亦

其制度之泯乎跡也而理則貳焉故一之其難也

贈孝友汪胥原序

語曰孝友之至通於神明又曰精藝入神二者皆其神之相通也故余友胥原亦通於晝胥原孝友人也年十五一日侍其尊人飯忽嘔飯而血口血而言曰先人未葬柩何言絕口張醫至則曰亟以人口合之而為其呼吸之胥原口合之中其父之氣而絕竊父氣絕胥原聘而未室也當其擗踊時也顧而見其室則其母借吉送婦也胥原哭向母曰何如去喪而可言借婦乎婦返母他日有婦不返今日無兒矣母大哭送婦返夫孝稱孺慕者以孺無他慕也是時胥原年十五故唯慕父母

使推其學古人而亦如慕焉則未有不神入古人者矣胥
原因有以神入於畫今胥原以畫遊京師余嘗過之未嘗
見其畫去手與之言未嘗不及於孝而且年四十矣則自其
年十五而至於今孝如是畫如是亦可謂如慕者乎余新安
多精畫學本朝有僧曰漸江又有胥原之從祖曰叔向皆適世
以求古人忘形而有得於畫者夫學有所得必有所忘有聞見
必有所不聞見故有聞雷鼓而如塞其聰者洞觀火而如蔽其
明者處貧賤而如富有其業者當造次而如安居其宅者胥原
之畫學則師其從祖叔向者也學成遊於浙以其遊之所得

歸而葬其祖成父志也然必其志之一始能志之成藝之
專始能神於藝譬瞽者之專於聽也聽可為視聵者之專
於視也視可為聽瘖者之專於手也手可為口然則專於畫
者何如哉畫可為詩故工於左國敘事之文章者又皆可詩
可畫胥原即託業於畫而以孝友亦以畫因不能逮事其親
則如生事其親而忌固有祭生亦有壽先是歲甲午計其
父生之年則八十矣先一年製紵幡十八幡畫一阿羅漢像
吳心來畫也又幡篆書眉山蘇軾一像贊汪洋度書也
於其父壽之日以荐諸佛新安畫學胥原專山水心來專

古聖賢像若其從祖叔向則山水人物草虫鳥獸皆如專
而叔向者何明諸生也國變則變業於畫而以畫為文章

遊十三陵贈黃羽南序

羽南有奇行人多慕之而羽南不慕奇也羽南之奇皆
以實出而慕奇者羽南不奇之也余嘗與羽南對榻而
寢晨未起有巫叩外戶者俄而褰帷入則不知其姓氏
而曰孰為黃先生者又自贊謁云亡語無不奇也羽南
平視之又有其鄉人某者客死京師而無棺則其先世
之仇也羽南以十金買其棺曰凡仇稱先世則必有先
世之好先為而後仇為者也而人死仇盡好何可泯吾
殯之奇乎羽南楚人也嘗謂大江以南雖號南國而文

王之化行俗則楚之江漢非今南國也楚後稱霸一變其俗山衡嶽而水洞庭其人多雄深而羽南則亦壯發者也喜縱馬越坡下坂時遇泉清美石則下鞍飲馬坐石歌詩頃余與遊天壽山諸陵知之天壽山沃野而寶城寢殿累七山四秀松翠也長陵則中峰獻慶裕茂秦五陵則丘壑連亘而西更斷而西則康陵其山曰蓮華也而長陵之東曰景陵又東而迤南曰陽翠嶺則永陵也而嶺之東而北曰德陵長陵之西而南曰昭陵曰定陵而定陵之西而南則疊山層嶺曰思陵也羽南奇余

詩復奇是山乃教余而賦此山則羽南之大奇也因為余憮其亭館向背林壑總開南北以宜涼燠明淨几榻載籍是陳石炭香粳庖炙菜鮮服御以備於是余適其意嘯於山洋仁乎水而山水聲文王鐘鼓遂或有明一代十三帝陵廟之詩而事感廢興位皆天子故比興而褒貶騷雅而春秋直事而書微辭以諷抑亦羽南為余發此山靈之奇而詩因以著也羽南雖壯發而能忍其堅如李廣之射焉考引滿度席不至五十步寧注天其審顧天下事亦視此抑羽南不自奇而奇之者皆庸人

也如璞焉彼且欲自韞其真拙匠見其瑕而驚題為寶也世之輕相天下士者亦視此

贈吳五峯先生序

潔其身而恐世之或污也過潔以為污也欺謂不必潔不必污也無忌小潔而大污也黜以義律之也皆非情余客長安二十年来見其潔者雖有一二以潔名者其果潔也哉一日隴西吳君乾玉來以古學與余友述其太翁五峯先生之為人余嘆曰是行其義者非矯以為潔者其潔歟翁氣剛能推陷嗜欲而剛也有守故曰義以方外初康熙十三年隴上亂諸富人匿翁居貧與質庫鄰庫垣圯翁使人言曰歸築而垣翁之配張儒人者

亦戒於家曰無一步過壞垣下卒之垣不築亦無人來
視庫中物如封當亂時又有沈典史者慨翁屋為米困
而弁者某欲夜發卒破其困使人語翁但閉戶勿出多
與而粟翁走弁告曰史雖未以粟托我然困則我屋也
而粟無與守者亦知我非食粟者也今知君而破其困
謂不知而分食其粟寧無愧乎弁者大義之夫行其義
者不知其潔也義至則潔而求其潔者不知其義也至
潔傷倫而矯以為潔者非求其潔者也貪潔贖貨故義
有萬鍾之潔有糟李之不潔翁少孤挾一僕窮棲老屋

而讀書既娶張孺人則共一燈讀而織或膏火竭則繼
薪火而寢弱冠就試於文偶蹶試於武以第一入縣
庠學使者異其文並書以為非武士欲易錄文庠翁大
言曰郭汾陽何如人奚其文哉然翁終以其文異鄉不
舉上副車竟以其行義老於家且夫水有其蓄必有其
注不能注於徑流則注於支流不能達流則伏流余嘗
不測其長君之學之所至也始知翁有其源其長君學
既成將仕以親老不欲仕翁因與語曰而翁與若母雖
皆其年七十哉猶健飯而可食爾祿也於是長君行翁

東馳騎一日送之觴而別曰廉爾官守無負而翁潔

昨非軒印譜序

夫所謂遊於藝者欲其閑適於藝以進於道也然則不知藝者何遊也徒知藝者何遊也由藝而已矣及至後世則有聚百工之精藝玩好賞識而收藏之雖亦近於游藝然未必能知藝雖知藝未必能知道不遇日志於玩好日外其心志日遠於道而已矣今有長白塞爾登芝園者以舉人官光祿寺署丞上特用為戶部主事亦可知其為學焉而才焉者也而才則必多藝故芝園工詩又工摹印而摹之也者即象之者也所謂象形也故

昔有名爵者即摹印作宗有名彝者即作珉且夫一其
渾然之氣曰道二其陰陽之氣曰象觀其象曰聖人畫
其象曰易象形曰字象形而鐫刻於金石以為符信曰摹
印是形而器者雖曰摹印一藝之小推其象形而上之即
曰觀象至道之大然而由於藝者不知之也芝園則遊於藝
者然既曰摹印則必摹古印嘗考六書印章之始有曰璽
印章也從土者取命爾守土之義也至秦制則惟天子
用璽而從玉者以其得荆山之玉而為璽也曰章者取樂
之一成也故章從音而從十者取其條理一之始十之終也

又章也者即文之有章樂之有節奏也於是筆畫有長
短疎密有動靜向背而一印之章乃成使非縱觀古人
盡其師法神其變化豈易成章也哉夫光鑿一室則
光燭隣室鑿大明則光燭天下心通兩耳則聲聞滿室
通天聽則聲聞萬里博於萬則約於一精於一則一貫萬
實見聞則虛心志心志虛則聞見實學古人則猶未見
古人我古人則見古人見一古人則猶一古人之見局視一
古人則不能盡見古人於是芝園則有見於此博求古今
印章至五百石之章則有田黃青田瀚海宣磁宜興壽山

者玉之章則有漢玉碑磬水晶瑪瑙玻璃者骨之章則有象牙者木之章則有黃楊白檀竹根者皆其日為月為擇焉精焉求而得之聚而彙之以徵其所學非徒務珍藏耀觀美也因印為譜四名曰昨非軒印譜而軒曰昨非亦可見其學之千古欲非其所非是其所是也已

李勉庵印譜序

文安李勉菴自其童年即有所篤嗜於金錯玉篆印篆之學而至於今四十五年矣亦其材之近故為之工而復學不輟遂有以神斯藝乎嘗思天之生材必有近而人之為學亦必有其近以觀於物之動植飛走矣上潤下即所謂材焉而各有其近者欤推而至於史籍書法之依類象形龜文鳥跡而極於庖羲之畫河之圖洛之書皆其理之隱微而跡之著見者也然唯近聖者能之勉菴見時即隨其尊人之官江都而江都有程穆倩

者鑄篆之學工絕一時勉菴即見而慕之然彼童烏
而寧有知豈非其材之有所近歟遂從遊於穆情八
年而盡其學而學之近者如治玉者之矩之以其不遠
於方也而規之以其近於圓也而凡鑄篆章法離合位
置亦莫工乎不遠而近者爲而勉庵既近乎此宜其工
昔者飛衛學射於甘蠅三年使其精心注視即微而
漸於著至於視虱於牖而如輪觀餘物如丘山爲而
勉庵之學於其師也其操刀行石細入無間而戈綿
點畫能內有以盡其精微之致而外自寬裕有餘者
亦其精心注視自童而壯而老不一瞬轉百年也勉
菴之學雖出穆情然不局於跡而能神其意非盡師法
之所範圍者也若余之學古則一無所師於余者唯師
古人之意而已矣

劉夏金之任泌陽序

君心主於法宮臣力宣於廊廟連帥統一封疆方伯綱
目郡縣凡以為萬方之治也而萬方之治則基於百里
層累百里而上之為甸服層累甸服而上之為畿輔層
累畿輔而上之為皇都是百里負積重層累之勢而基
於下為者也而縣令則又基於百里之上使百里之不
治則又有民若崩於下之勢嘗觀層臺之築層高而層
小之層小則層厚矣故能積其層厚以基層高而民者
國之基也然為基固欲積之使厚猶欲概之使平一石

之敬傾則層高之勢將磊砢矣故唯概之極平而始能
基之極厚而平者國之政也故匠石審曲面勢者欲基
之使平也伐石揭土者欲基之使厚也而縣令者斯民
之匠石也使政令之不平民生之不厚則民若其崩矣
可畏也乎余友劉君夏金故淮徐道在園先生孫也為
邑於泌陽其斯民之匠石歟其為人察而恕寬而不弛
友而惠隅而大方此不窳之器也厚也且夫坤輿者載
萬物之器也而所以能載萬物者其器厚也又能載萬
物而不盈者其器宏也唯厚則宏也故宏生於厚小生

於薄今之宰百里者率多桀黠少年輕肆而悔以為不
羈而謂能脫畧苛碎不情而恐以為剛斷而謂能裁決
萬物剽竊詞章出入律令而謂能鍛鍊獄情猶賊而舞
智以機械庸愚而謂能發奸摘伏此皆薄之惡也故厚
則滋善有餘薄則長惡無極又嘗觀工者雕鏤木偶為
鼻欲隆唯隆可替也為眼欲小唯小可大也此皆不盡
物情以餘地自處也而薄則無餘矣然則斯民之匠石
也又豈可濫引繩墨斷削根本而不以厚治其民哉且
三代以上分田制祿民食於上也其民生厚又有制度

品節以維持之而益其厚三代以下豪強兼并民力自
食也其民生薄又有飢寒奢淫以迫切之而益其薄故
唯及雕以樸救薄以厚

送蔡吏部秉公出守台州序

蔡君以吏部出守台州宋子嘆曰台州固佳山水仙
靈之所宅岩洞之邃幽以名賢而官於此不有可樂
者乎然名賢豈徒退隱者之所為而山水之是樂也
哉昔者蘓白二子官於杭歐陽子官於滁柳子官於
柳此數子者之風流餘韻固在於杭於滁於柳之間而
後世之具高情逸致者尋覽其遺跡而以彼數子者之
人豪而守一郡雖樂其能樂山水亦有以嘆其不能樂
廟堂樂天下也君以名進士為縣以縣為吏部為掌

選嘗考銓選之職自古為難劉毅嘆曰以一吏部
兩郎中而欲究竟天下士何異筆管窺天而崔亮遂
制為停年格今之論俸改官是也而史譏其賢愚同貫
涇渭不分後世失才自崔亮始若今則更仕路廣而官
不給援例冗而數莫稽唯君居選曹後先不為勢所移
而紊其序進退一以格是遵而不為賄所搖確乎公清
淵乎藻鑑然吏部則亦既選天下之郡守矣而亦自為
郡觀君之意亦有適然而樂者夫賢者之憂樂豈同於
仕宦之常情唯其所往皆足以致其志仁所得雖乘亭

守障吾何為不樂志所不得雖方伯連帥吾何為不憂
且彼蕪白歐柳諸賢其憂樂何如者雖有湖山之觀風
物之美足以恣其一暢一咏然使其投於蠻烟絕塞又試
使其進於殿陛廟堂其憂樂又何如哉君為人清而能
容文而朴唯清則宜於山水文則宜於觴咏容則能含
蓄衆有朴則能敦本重實此亦宜於牧民宜於太守
吁又豈不宜於吏部也哉

此稿及送孫衡州之任沈亦軒歸江佩水歸沈麟州之
任四篇皆五十歲前作失去已久今於雍正二年秋九

月從內城得之視之覺此序非余作唯結一段似
余作其不似者似歐也結似者不似宋文也存之
以較六十歲以後作可見學力有時而進矣又自謂至
甲辰以後作更有造境之不同唯深於周秦者能
辨之

送衡州知府孫君仙名之任序

雍正元年冬十有一月天子御乾清門引見至衡州知
府孫元獨降綸音以詢豈非其儀表文章書翰越等
倫獨有以褒美之也哉夫守牧雖官於外實內而宣朝
廷之政教者也使內外之學有相反則非所以為學即
非所以為政矣君為人如玉在璞不耀而光此其學內
有所重而外有所輕者歟故一覲天子之光自有以著
然於殿陛之間本朝之治雖內外皆重更重守令之選
豈非以民為邦本而重本即所以重內乎譬夫閑雖所

以閑內外也而閑外即所以重內也外固有偏重也而偏重即所以御輕內而王畿重也外而郡縣輕也然非積累郡縣之勢亦不能王畿重郡五百里重也縣百里輕也然非積累百里之輕亦無以成五百之重而郡又基於五百里之上則郡守之任何重也哉而任重何如唯重乃任也重也何如唯厚乃重也故物無有千鈞之重而徑寸之厚者亦無有百尺之臺不博厚其基者且夫人之情或薄於世必不薄其家凡積累於其身之厚者皆以厚其家也而仕宦之情或薄於民必不薄其官凡

刻削於民之厚者皆以厚其官也是下焉而無德之基危然乎民之上所謂民品也可畏也哉君幼而即能均物惠物不校不愠人以小夫子稱之皆厚之德也以推之於為民牧亦不逼曰能均能惠而已矣嗟乎自公田廢而私田起不均功利興而樂利少不惠而不均則不平爭奪起於不平而不惠則不受戕賊生於不受故制均則不滿亦足政惠則不德亦恩君之性莊而靜內而不炫所謂神守不外者也私居亦正襟危坐所謂莊也古有稱治獄貴不擾者唯靜不擾臨民或不敬者

唯莊則敬故唯莊能蒞物情而不悔物情靜則能攝至動而不搖至動楚據長江上游衡又據上游之楚而衡轄九縣一州然則積累州縣之勢何重也哉不重也有厚以載重也

送沈麟洲之任海南序

沈君家東海家多藏書今行萬里官海南又載書數車而行是其出與處皆有以極觀之大而贈行者難為言夫農言稼穡止五穀工言器止規矩陸言車馬止道路水言舟止波瀾而言海則波瀾無所止也是有以大觀乎學仰而視焉而人焉小者則曰天也而大人大觀則曰學俯而跼焉而塊然處者則曰地也而觀乎川之流而嶽之載也則曰學而學何如其大也乎所以學大如觀海傳曰學而優則

仕故古之學即以仕推其極為新民仕學何如大乎
今之仕不必盡出於學而究其弊為法吏不學何如
陋乎不知儒術者吏治之源也法律者末流之防也循
其河流之日下而日防之而法律之防今古不知其幾
決矣以弛其禮義之無以防其中心之潰徒恃其隄防
之峻以障人欲之流故江不決不防也河決恃防也而
江雖無防有山以為之大防而水止於山人欲止於仁
義雖然士亦有滯於儒緩而不決於吏治者有果斷
於吏治而不知學問者故後世言政往上分儒吏而為

二若沈君之為縣於瓊之文昌也必不二有學以一
之也夫一之為言精也二之為言粗也故粗言吏治
者豈精於儒哉而粗言儒者豈精於吏治哉滯儒
緩者豈精言斷哉而果於吏者豈其儒哉或曰瓊之
地去京師萬里又懸絕於海其為政必殊於中州不
知殊之者其地也不殊者王之無外也而王者之政即
儒者內外之學也內道德外事功外吏治內師儒外百
里之治內平治天下外刑罰其民內哀矜如子故父母
之於子無遠邇之愛帝王大一統合內外之殊內戶庭

外萬里

送沈亦軒歸山陰序

沈君亦軒歸山陰問序余之無歸者請試言歸之說
有二有以身為歸者有以心為歸者夫逐之而遊逐之於
物而不返雖身歸而心有未歸也而浩之而遊浩之於物而
無所滯雖身無歸而心有歸也然終不若身心兩歸泯然
去留之跡之為安亦軒以文章遊京師十試京兆五荐皆
不遇信乎其遇之窮耶然君子之學亦唯信乎百世之
知不信乎一朝之遇而必於遇必發憤感激於其不遇
雖平居知其所不當遇而激焉則亦詭遇之矣譬之水

之可使過顙在山豈性也哉亦激也科舉之學外之
則為科舉內之即為性命然世多外之者不知性
有分使能循其分則內焉有所據外焉無所侵凡其
外焉而求之不得者皆其侵我者也內焉而不奪於
外者皆其有據者也然外焉者不知侵故外焉而據
於內則外焉而不知返亦軒之文既無所遇歸又無以
為資乃欲鬻其文二百五十篇以歸然人多高其文
而下其值亦軒嘆曰鬻文與嫁妻鬻子同非若物外
可貨者既貨而下我直又不足為歸之計而文章又去
我身我雖與歸哉使文章在我身雖身不歸而心亦
有所歸矣至是於其歸也故人多為詩送之而送之者
皆未歸之人也雖亦感慨亦軒之歸然皆有歸者也

送江佩水不中式歸江南序

余友江佩水五試順天不中式將歸同人為詩送之余
為文以贈其行所謂式也者譬繩墨主司也者則譬
持繩墨者中式也者則譬中度而文章也者譬如材
材不論長短曲直唯論繩墨而繩墨之外不論矣抑
繩墨也者有梓人之繩墨有輪人之繩墨而輪欲其
曲梓人欲其直故有材於梓人之直者則不材於輪人
之曲有輪人以為長者則梓人以為短而時短長時曲
直此佩水之所以五試而不中式歟佩水之才穎而藏

廣而不侈實中而華外亦可謂制科之美材矣然不
中式而制科之限材也如是哉且夫制科固為取材之
地然古今之才亦不盡限制科故有世出之才有不
世出之才而世出則世用不世出則不世用而不世出
者用世之才也此不限於制科者也世出者世用之才
也此限於制科者也然而名世有其才而無其世者
常多善世有其才而無其世者常少自隋唐而至於
今皆以制科取士而制也者即制乎取士之文以為式
者也既制而為式則士以式為文而主司亦衡文以式

於是而皆論於繩墨之內矣夫器雖各有受然君子
之器無方體而無方體則不可論繩墨抑材雖有短
長然篤生之材無所短皆所長而無短長則不可論
繩墨故寸長則有短長大方則無方體故寸長可度
而大方不可量佩水與余友於京師十年余為人介
而不親佩水時親之寒而不溫佩水時溫之能溫其
寒而親其介豈中無所據徒高下於世者能乎哉而
中有所據即其學有所得者也然則雖不得乎科舉
何失乎以失在外也故君子患失不在外小人患得不

在內夫草木之生固以土龍之靈固以雲氣虎之威
固以風然而草木或不生龍或不靈席或不成者以
其不得於風於雲氣於土也而得之則雖寸土亦能生
片雲亦能靈纖風亦能成曲學亦能成窮居不能
損大行不能加且所謂得之者一之也即譬草木之一
於土龍之一於雲氣席之一於風

宋子六十歲自序

宋子以文章老於世名和字介三又自目岸圃以所居
岸練江也歛人其上世嫠人少孤十四歲廢學二十九
歲學七八年而文成文成而遊京師二十五年七六十
自序之當其年十四也滇黔閩粵大亂幼心嬉而壯學
拳技學成雖丈夫之勇不敵也其法在避其勢而趨之
進如矢脫弩使人不能避年二十四學賈於杭而蘓杭
多習音竊聽喜之更喜絲音而性寡合以其能獨唱而
獨和也學成雖上下其彈撥之疾能繁亂而清迭響其

係肉而能風韻乎弦外特雖學費也然牀頭皆樂器唯
有客遺書一冊視之以為字彙而非一日與客少月或曰昨
作一詩恐韻非四支余不知何者韻也謬應之歸而譜
弦偶見書有四支乃知為詩韻然猶不知詩又賈於淳
讀子房未席嘯之句甚壯而奇之乃知為詩遂學詩其
初作錢塘懷古曰極目滄江濶江聲入夜愁乾坤原不
改吳越自春秋月出海門白潮來萬穴浮霸圖看泯滅
烟樹澹悠々初為文則西干山水記今雖老於文與詩
以觀少所作譬如笋未成竹而風節已天成學賈數年

終不知居貨奇贏之計資裝盡耗挾樂器囊詩而歸時
大父年七十餘祖母已喪見孤孫歸喜而泣大父為人
不知厚藏好藏書畫古器以故老而貧余家居數月貧
無事得斷簡漢文讀之忼慨曰學音樂人也學詩上人
也我寧是人哉學古人乎余家居郡西門上於練江余
初作西干山水記上此也當余將學古人也夢於江上
見一白衣黃冠嘯歌來手我脅而出其腸若洞曰爾濯
之也濯且歌又曰濯斯腸也亦肝爾濯時見肝腸在水
心如雪濯已納我腹痛如圻寤而寤後若有知以為學

古序事難潔更難而序事潔莫如史記又以為潔其手
眼難乃購一白文史記以自潔其手眼於霞山寺讀六
月凡十篇夫萬物之始皆微天下之本唯一文章之首
本約條目之發乃繁不能觀其本之一則紛紜於末之
萬及觀其微之始則秋毫其著之終然觀人之觀為觀
譬觀墻花而不見其本枝葉也耳人之耳為耳譬東鄰
語西鄰之鬪而聲其聲影響也且馬遷之於史記多有
所見聞於其時事有聲有色之文也而即於其聲色之
間抑揚而著其善惡褒貶又發其聲色之微者也故不

善聞其聲則清濁清不善觀其色則向背矣况班史去
馬遷未遠猶徒髣髴而不見史記之面目又奚所論於
後世之評點史記者哉且文章議論有本序事無師春
秋之戰無騎將楚漢之戰無兵車春秋之步伐雍容楚
漢之馳逐果銳而時不沿古事皆本今而孰師之也哉
余固學古之無師者未師其教自師其思宇宙渾然而
無物跡造化之大匠也聖人中然而位宇宙泰贊之大
匠也文章終古然而新宇宙肖萬物制作之大匠也物
事也肖物序事也事有創也創序其事無師承也匠如

公輸無師承師其斧斤史如丘明馬遷無師承師其匠心而斤斧匠心亦無師承師其物則物其則而斤斧匠心之故不雕而文不矩而方不長短而尺度不規模而器余孤生九歲喪父一歲喪母而育於祖父母六歲讀書師汪楚英先生又師其弟思白先生父賈也居業於浙聞余能幼學思見之祖父將余出見之夜父坐余於膝而飲酒余不飲見書中有像指視而嬉父戲曰兒唯像戲也書知乎曰知曰亦字知也義知乎余釋其義曰即像之義也父狂喜抱余三躍又曰兒塾中書能乃翁誦之乎曰能數誦忽誦而忘大慚坐膝而寐至夜半忽曰能誦矣曰何能誦曰誦於塾曰見夢乎所謂幼不知夢幼知恥亡之至而心通乎神若夢也余之二十九歲而學古也雖重自勵亦重有恥於思白師之一言謂余曾大父之後無人也師之兄弟少而受知於曾大父後思白師貴拜於墓報所知也然亦惟拜於墓也曾大父名聚洲字君牧處士也其為人載於自傳其文章左國史漢夫有源即有流亡或絕而源於地者不絕也流之不見也或數百里而忽地出秦漢之絕也數百年而忽

韓柳出韓絕而歐出世雖不絕乎歐而皆淺乎歐而柳則其流未出豈非以其源通峻潔故學者不能泝其流乎

壽周寒谿先生序

君子之大不以位以器文章之大不以博以精故六經約於文君子尊其德夫君子有卑乎一室而廟廊不能小之者有巍乎台鼎而斯世多有陋之者豈非陋之者以其器而不能小之者亦以其器也哉寒谿先生位編脩而編脩翰林之小者也然編脩雖七品而朝官之五品者亦不得大之豈非翰林有以器乎台鼎之大而台鼎亦不得以其位而小之也哉然位編脩者不知凡幾亦曰編脩而已矣未必能大之而世自有不可小先生

者豈非器有以充乎編脩之大不可位其一官而小之也哉且夫器有所受亦有所位而所受在器所位在人器非其位器亦受也而器自大其位亡非其器位亦受也而位不能大其器故器不言位亡不言器夫文章固所謂載道之器也而其載也器如舟亡行水文行氣又有浩然乎行水與氣者舟載物水載舟又有浩然乎載水與物者故雖文載道唯道也載文行氣唯氣也行氣有純駁唯文行其間氣無純駁和以文友於先生而先生則不以位友和有以器之也故無其器則不能器人

之有小其器則不能器人之大譬不操其舟之器則不能辨一壺不風乎水險則不能澹于瀾不舟乎萬古之源則不知六經之載道先生之文則器於石首詩器於新城夫名其器則必有所受然虛受則大滿受則小先生年六十猶日有所受所謂虛受者乎而先生之詩則更工於用虛而虛者神之用在也詩言情而情之用在虛情託物而托物之用在比興比興之用在遠近遠近在虛亡其塵垢則實其清新也虛其窠臼則實其工力也虛其我則實我也虛古人則實古人也故神用於虛力

用於實且乾坤以性情言宇宙以象言而象言其宇宙者器也故唯宇宙之器用虛萬物之器用實而用虛也壽無極乎

代族長壽方去瑕序

傳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推其所本而本之源也家也國也則天下治矣吾鄉之俗重本故其重其本枝本其百世雖渙也而有以族聚之雖家各有長也又有以族長之而余則為族之所長也余於去瑕則居其從父行也而去瑕之先人則有功於族去瑕則又能繼父之志今年冬壽七十余雖鄉人不文唯言家之孝以頌之可乎嘗觀之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余茲藐焉混然中處此雖理之一本而分殊即家

之百世而一本故推其分雖殊而理則一窮其末雖不一而本則不殊也然不窮之推之則雖所謂混然中處者亦汎然斯世而已矣亦私然一身而漠然萬物而已矣身之外唯知有家身之上又何知有宗祖有族屬也哉余之族姓於徽為大亦大其百世大其一本也然物不終大盈必有虛而擴其小而為大充其虛而為盈是在宗子余之宗祊大盛於明至康熙歲甲寅以族人之難作而相幾毀不有去瑕之先人出而力持之負荷之而鼎新之不數年去瑕又從而新之何以堂構猶存於今日也哉然則去瑕

之先人其鼎新祠廟之力功同肇造而去瑕之新其鼎新也亦孝稱善繼故西銘之所謂宗子即心乎天之心繼乎天之志者也而所謂家相者又即心乎宗子之心繼乎宗子之志者也使推其分而各心乎祖父之心繼乎祖父之志則能睦族能體孝能本天然而難言也夫人莫不欲心乎祖父之心而不能心之者以心私之也者以不公乎理故私貨財私妻子去瑕之先其新祠廟之功工費鉅萬金而去瑕再新之工亦將半之然則其先人之心可謂公於宗祖去瑕之心則可謂公於父故推西銘之理一而分殊而不能

一之者私二之也而能父乾母坤者理一之也而一乎理即
纯乎孝

壽方去瑕序

壬寅

方君去瑕名其園曰映七鄰之園也然則萬物之於此
身而此身之於歲時日月何莫非映而映物也者即善
用物者也而善用物也者即達生者也而達生則壽且夫
人之於物也究何有於物而物之於人也且何知有於人而一
知一不知不遇適然而相遭偶然而為我有然則非所有
而謂有之與輒有而為終有之當有而及無之非有而
謂固有之不亦愚而不達也哉或曰映園為人亢而不
能下於世執而不能隨於人非達不知卑下於世者是

進取於世者也委隨於人者是乘機乎人者也此皆徇
已於物也後乎人終其身為物所汨沒彼且謂百其世
可長子孫一視映園之映乎樓臺丘壑以為園寓乎
宇宙烟霞以為安順乎四時寒暑以為適引乎大椿
日月以為年者何如哉映園雖以亢直而人多不樂趨
之然事前決成敗當身指善惡繩人之曲而伸人之
枉亦有古遺直風揚之俗尚侈徽之俗尚儉而客乎
揚者不數世則無復徽之俗矣獨映園不變乎徽之
俗豈非物欲之嗜好不能汨沒之乎且夫人之變於世
俗也亦世俗之人乃變也若君子則脫然於世俗且世俗
之轉移此亦其中之有所主本之有甚大彼涵也世俗者
則何所主而何所本安得不為世俗之人又何云變於世
俗也哉映園嘗語余曰古文無壽序且古人多以規不以
諛奈何世俗之諛而必壽必序乎不知此其言即可序
矣而可序則可壽

壽程且碩五十序

辛丑

已亥余年六十無所稱於世亦唯自序其以文章老
於世而已矣幸丑余友程子且碩年五十非無所稱
者余不稱亦唯序其終不以文章老於世而已矣且夫
古今莫不有其才或才於世或才於隱或才為而不遇
或不才為而遇而才不遇者才不時也不才遇者時其不
才也譬時巨室則時工師時輪輿則時輪扁程子生十
二歲而孤凡孤生之才多特而達而達而成德達而文
章皆所謂才於世者也而余亦九歲而孤然孤生之

才又多獨往而獨往則僻而僻焉而泉石僻焉而文章
皆所謂才於隱者也然余亦不能時而隱程子亦未時
而達程子之文學蘓而蘓也達如鑿龍門而放決其流
此其才之不可遏於世者余學柳而柳也峻如懸泉
之高潔不可潤而下此其才之宜老於泉石者而余固
老矣亦徒老於文章老於客程子雖未老亦徒有稱
於世而未用於世而世有稱世必有以用之者而余將隱
孰有為余為其隱者哉余客京師久庚子以文章遊
揚州無所遇獨遇程子而程子之文章亦未一遇也獨

遇余今有挾其古樂而遊者使不善音者聽之豈不曰
皆古樂也乎不知雅樂固絲桐而鄭聲亦絲桐同乎絲
桐而貞淫異宮音濁而遲變宮亦濁而遲同乎宮音而正
變異且累黍有肥瘠截管有參差而黃鐘異且相生實
以聲相生或以數而聲律異使非同乎古樂之聽者而孰異
之也哉故君子之學有異乎一世而同乎百世者有不同古人
而實大同古人者有獨得者有獨得之為私泚也者有非
私泚也而為私學者而學豈同乎所以學之與遇亦有其
不同也古樂之音淡以和節則和也古文之氣清而渾理則

渾也故煥乎星辰經緯之麗天雖文乎天而錯然經緯
纏次之不亂即理也森然六經百家之著乎文雖不同其
文而浩然文行其百家相參而不相雜即理也程子之文
所謂學蘓者也蘓學戰國參莊余學柳者也柳學國
語參子長唯相雜則同而異相參則異而同故車雖不同
塗而同轍也舟雖不同江河而同水也儒者之學雖不
同師而同孔子也孔子與天地參同壽也

右通政陳公壽序

才大不忌量大無忤此雖古大臣之器也亦其學有以充
之雖位未大臣也而其器自不能小之和初謁公於官禮
科時其位固練垣也而其器即非練垣之小約其言而自
博於旨素其位而自尊其道非具然一官而獨以練臣著
者且夫四方之有隅也大方則無隅一長之可器也君子
則不器故量滿一隅則言滿一隅必闕然於大方才偏
一長則言偏一長必見短於不器唯其才之小所以見
其長短之歉所以易於滿公之居練垣也直而不犯

容而不私不矯上察上為彈劾之名高識者即知
公為大臣之器不止於才具一官也已未幾而進階
太常轉左通政先是又以詞臣轉練垣一點試江西考
通政一官即古納言之官也所以出入王之喉舌為天
下通庶政然以公之才豈曰通庶政也哉不內而平
其政即外而總其政夫聖有域賢有關道有統九
陛有級百揆有階皆視其分量有以進而充廣大
之道德之事功同也天爵之與人爵同也福祿之與
壽算同也推公之量即知公之祿之壽與量同也今

十一月日之吉然公六十之壽然祝嘏之辭世多不
根抵於理道徒膚說於頌禱華也無根抵也則為
浮華理道實也無膚說則為精實故上有千尺之
喬松即下有百仞之根柢上有干霄之偃蓋即下有
蘊結之茯苓下有扶輿之無彊即上有太虛之無極
所以本末一貫也高卑合揆也文章載道也道載於
實公為人小心而大志卑謙而弘遠於此知公之有以
歛其才而不有其量然則沾沾於才為者豈非小其才
者乎張大於其量者豈非不弘其量者乎故才小則

忌人之大量小則為人所容而公之於世也何忌乎何
容乎故曰才大無忌量天無忤

郝少司空七十壽序

和於公之壽每頌以詩唯一頌以序至是壽七十矣又以
序頌之譬積厚而流光悠久而博厚層累而益高無
極也乎和之友於公也自官諫垣始每見公進一階其處
已也退然壽增一筭其見面也粹然此其德有以日光其
量如海之不見百川之盈也且夫乾之體也以高坤之體
也以厚故極厚之形而氣完極虛之形而理實極心小
而道大極居卑而德崇所以魏亡之有異乎巖亡也浩亡
之不同乎照亡也至虛之有異乎虛無也淡漠之不同乎寂

冥也故天至虛而無極地至實而無疆人至誠而不息
皆壽公為人守己以廉練事而敬夫中心之不外也以內
無物為用之不踰矩也以體直方故唯敬為練事而非喜
事唯廉能守己而不徇已然則世豈有己之可徇而廉
隅有守乎事之不敬而喜事能練事乎故人之可懼者
多可喜之才無不為者皆有為之輩可嘆也公今官少
司空昔官吏部掌選皆取有守練事稱然古之吏道一
轍今之仕進多塗而多塗則仕必競進使當塗者廉不
足以守而事不能練則撓於胥吏而賄以進退矣唯公

則不撓不賄此皆有其乾健之轉旋坤貞之凝固宜其德
與日升而壽如月恒豈不聞其道而徒歌大羣者哉嘗
考古司空一官唯平治水土而今則都官少府大匠泉貨
皆治之號稱繁劇然少司空之官雖貳而貳百工之成
即與一百工之成等况貨財之出入即利弊之倚伏而公則
所謂潔已而練事者故治工部其稱亦如治吏部乾之四
德曰貞唯貞也固唯足以幹事又唯貞也一唯一為能有守
所以其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健之一而為剛為柔為奇為耦
生陰生陽生七於其中而聖人之道亦無方無體能與易

為之準者皆純一不已之極致然則無極無彊又何莫非一之極致也乎

今之壽序唯一庸俗贊美之詞此以不知文章之有名理也然細而昆蟲草木皆有名理而况有一人之壽自有一人之名理乎但名理又難言縱名理亦不過頭中之腐爛而已矣此以不知古文之生新自識

德河陳公壽序

古無壽其年者唯壽其德書曰天壽平格詩曰壽考維祺皆壽其德也然則使其人無以壽其世徒壽其年雖壽百年亦朝菌也曷足壽乎而公之德則足壽且夫德著於心者也功施於位者也然德之盛亦自有其功所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者是也功之大亦自有其德所謂伊尹聖之任者是也此言德盛而功大者也使德未盛則無位而不能有其功上未大雖有位而不能有其德公之位知府又位署布政司又位署灞昌道今又位署德河是公

之德固不可無其位亦不過卑其位而署有其位者也然
公位之右與公位之左皆不能上公右公者以公雖卑其位而
自尊其德左其位而自右其功也公者位在州縣而世多
以循吏稱公此不知公者夫循吏多歸於廉隅而一於廉
潔矜於同察而以為明察峻其法令而必行其法令不知歸
於廉隅則必陋於大方不廣矣一於廉潔則盡絕物情寡
恩矣矜於同察則刻於私隱少恕矣峻其法令則不能其
心有偏重矣必行其法令則無所顧忌殘忍矣此一於吏治
不本德教所以有法令之弊如此豈所以論公之吏治也哉

民之不歸於偽也非察也民之不敢犯也非畏火之矣
也也不絕物情也非比其情也不必行其法令也水必就下
也不歸廉隅也持其大體也此可以平天下之政也心平
也心平者德盛也公所歷仕官之途或通或塞其亦如水
乎夫水雖疏則通壅則塞而通而塞水之浩然乎性者自
存乎通塞之中故坎止者即浩然乎之蓄也風行者即浩
然乎之文章哉伏行者即浩然乎之塞哉放乎四海者即
浩然乎之通哉所謂有本者如是哉而有本者有德也且
夫水澗行則為支流而支流則譬公之為州縣江行則川

流而川流則譬公之為方伯而放乎四海則譬公之為岳
牧而水無不流隨其地之小大而流之皆有以潤澤乎物
然則徒以吏治稱公者即蘓子所謂鑿井得泉謂水
專在是豈知水者哉

王太倉相公八十壽序

帝德準天相度準江海而江海納百川天覆萬物於以化
育於以裁成而相君之道豈易言哉今太倉王相公相聖
祖仁皇帝十有一年而密勿維勤寅亮維恭幹旋天樞斟
酌元氣稱賢相焉獨是宰相補衮之功天子垂裳之治而
萬國瞻之以為端拱也百揆承之以為坐理也不知有關
曰補而所以經綸之彌縫之不使有跡可見非若六卿之職
各有底績以著成功使朝廷之上皆有可見者且夫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成者謂之器而宇宙則器之大者也故

宇宙可見而造化宇宙之功用不可見而作室則又造化
之小者也故衆匠之斤斧可見而大匠之器使斤斧不可
見而六卿之分職則又如四時之成歲也故四時之生物可
見而生七乎四時者不可見公之家世宰輔其曾祖文肅
公相明神廟亦不作顯著廊廟之言每多造膝青蒲
之請而天下事雖為之而欲泯其跡成之而不有其功
然有兆即有端有微即有著所謂形則著是也公為
相雖亦法其高曾之堂構而規模弘遠器識深沉凡所
謀猷必厚生其民而端本其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而資始曰本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而資生曰厚故
極厚之大而無彊極本之誠而本天且極其民之厚而
胞與極其本之端而建極然則本之不端則中心有偏
倚矣生之不厚則人心有菲薄矣而敦厚其本此元善
品物之所以生而保合太和此肱股元良之所以慶也
今上立極萬物更始公上章請老致政乞休而上以先
朝元老深加體恤予告歸第以脩頽問而聖心於公
可謂終始一德者雍正二年春正月人日為公八十歲
之壽布衣宋和既序公輔相之大節矣更拜手而為

祝嘏之辭曰唯春曰元如資生坤維人日吉仲山生申
為國家瑞為天下老地出器車天不愛寶名世威
世至甚盛德盛德大量含弘無外無外無疆福其末

艾

高山啟三十壽序

高山啟廬於五魁山下文而貧然其先皆有明世將軍
之貴也渡五魁山下一水是為余里西干之橋西草堂以
此稱南村素心人之好山啟為人脫放自娛澹中而滂
外不以舊王孫自異遊覽多不從衣冠常與樵人行歌
五魁山上間從局博推埋者飲酒欠滿身踪跡不可知
出遊或不面妻子俗多以此少之山啟常為余言嘗遊
至一山是為黃海之背高山而沃壤其產多喬松亂壑
宗注成具區是名洋湖厥水便浸灌宜五穀柰何為俗

所拘檢子曷同我耦耕此山啟家貧無一卷書然其
資警敏不須書每過同學館挾一編雖潛過即成誦
其屬文無創草文章亦不自重嘗為酒家序壽即置
紙筆於匱櫝上雖酒人囂聲塞聽而操筆泚走紙獲
聞也文成則餉以酒甚喜一市大笑世俗以此亦不貴
其文學使者春坊許公錄新安士時山啟猶未補弟子
負試已而許公雅好古文詞以龍尾石賦重修奠梁壩
記春日遊昉溪詩製題錄古學三十人而山啟名在第二
而世俗因稍重其文矣謁謝日許公謂山啟曰始

以子為老於筆墨人今乃知為英雅少年也惜願
滿未錄子科試勉之然山啟至科試偶以尋山水
竟未試也此山啟春秋二十六時事也今甲子則
三十矣同人畢宣木已彤有程平子置酒於烏聊山
上以壽焉宋子舉解以頌曰譬之石磊砢而上之階
於山不其喬嶽之高耶踐於地則崿嶭其去喬嶽
誠霄壤也夫使山啟不生於今而生於古則巍然
世將軍之貴即使許公選其秀而三十其猶布衣
乎且使山啟不自汙則文章令聞已施於身而山啟

則欲泯其廉隅以自故世俗混濁而莫以知也

江君某五十壽序

江君某以謁選來客宣武門外之舉寧精舍其地去樞秉行人所居之大精舍不畦步也永寧精舍有老槐一株茂如松喬行人常過江君笑歌其下江君需次邑宰者也行人笑指之曰此老槐之甘棠江君之所憩乎歲壬辰九月初為江君五十初度於是都人士即老槐之意而引申之為雙松百鶴圖以壽而雙松者又寓江君之君夫人歲同壽也宋子發圖而觀之其一松峩峩如龍乘乾剛乎一松偃蓋坤卑順乎百鶴和鳴而上下翥斯羽宜爾孫子乎畫史寓壽於

松鶴如此夫詩咏開雖易閑有家君子之道造端夫婦
江君既有以基之矣於以敦倫於以從政不裕如哉江
君植根先疇天質挺拔其鄧林之美材家國之貞幹欣
嘗觀古懷抱之才根抵於詩書之林徜徉乎泉石之上
亦如松焉栢焉貫四時而不改其柯葉歷太古而爛然
烟霞藤蘿引日月鶴鹿高巢樓渾朴以全其真鬱蔥而
足佳氣雖欲不材廊廟而承柱石不可也江君之敷榮
其亦晚節而茂著也哉江君謁選長安居三年矣雖珠
桂米薪不足而浩然詩酒有餘其貌魁如寒儉不形也

其風曠如名通不窒也發也沛如實積中也力也曠如
艱投外也故雖履跡宦途如不蹈塵踪者而老槐之下
蕭然清襟叢菊盈觴日餘重九宋子乃為作雙松百鶴
圖之歌曰有雙其松有百其鶴七算無極大年如昨松
下之石託根磅礴如申甫生崑崙高喬嶽逍遙良辰奠掌
洗爵松花釀熟太和斟酌

倪高士壽序

代

允敏娶於倪而舅則明大司農諱元璐文正公嫡從孫也倪氏之後多讀書而不仕而舅之父曰恒園先生者尤高隱聞之先君子曰余客白門見一老父衣敝褐似塵外來者因以禮止其宿遂忘返留宿余家一年一日命余盡見輩二十餘人指一兒曰此可婿吾女孫則允敏也即曳杖起曰可以返矣此即所謂高隱恒園先生者也古人於田間耨而識糞缺衣及裘而識陽處父夫耨與裘非有以著其異而能異之者亦唯能觀人於

藉於裘之外也然則當恒園先生衣敝褐而來而先
君子又安知其為衣褐為衣葛也哉推先生之知允敏
亦必不知其為孩童為成人知其微矣先生之學以不
仕而優於學而利祿之學則非其所學為者而凡渾天
之推步方輿之枕塞五行之咎徵六藝之遊衍皆有以
成通儒之學而不泥其學惜其學有未仕也年至九十
而終又以其學傳之吾舅也亦不仕初允敏之下帷於
白門也其所居曰雨花臺之高座寺舅時來遊亦館
於高座寺也廡於喬木而幽介於巖石而靜飛噉大

江而潔亢立白門而曠宜覽古宜遺世獨立者舅以宜
所居也寺一年舅為人清健自力慕古節操半耕半讀
課子課農故其客於高座寺也晨興擁帚掃除三徑曰
不可以濁處吾身也日晡灌花以滋夜氣曰心學草木
也勤而不煩逸而不惰曰以靜處動也故能乾健而生
坤貞而壽

倪高士壽序

代

士負特立之操者雖難其偶而德著人心之共者必有其同余溧水有高隱曰洛園先生上虞有高隱曰恒園先生先生其隱而同者欽洛園先生棘鄉公之子恒園先生大司馬倪文正公之從子其世胄同文正公殉難棘鄉不屈節其家聲同各繼其父之子各讀書而不任其孝同一釣於水之涯一畊於山之麓其隱同七世胄也同孝也同隱也唯不同鄉而一日同遊白門遂同好所謂同人于野乎且夫君子之志趨有大同亦有小異而君

子唯趨其異之所同而不趨其同之所異然則強同人
之嗜好而不小有立異者其心必有大異此小人之同
也豈大同乎哉昔文正公位大司馬以死殉節棘鄉位
下於大司馬以不死立節一死一不死雖其趨之有異
而殉節與立節則均不失節又其歸之有大同也故君
子唯大同其所是而小異其所不是當恒園先生與洛
園先生同遊於白門也余時請告歸里亦同遊而二人
同一人泰亡其所異而歸其大同此又易所謂君子以
類族辨物而審異致同也歛後恒園先生以其女孫歸

於洛園先生季子穎少余之子則又婿於洛園之女而
三人又同婚媾歲癸巳秋七月穎少之妻父呂尚先生
壽七十而穎少宦於金馬門先生隱於上虞余林居於
漂水不能同一觴乃遥頌之鳳凰雖飢鄙食肉食其舊
德不干祿君子之質完太璞君子之榮不可辱君子之
酒飲百福君子之壽仁壽足

郝少司空壽序

元善之四曰貞而貞則正而固又曰剛健中正而中正則純粹精故正而不中猶偏也正而不固不守也夫唯有其貞固中正始為不偏而有守之君子且夫君子莫不有其位也多位而不守而位或有所守也多位而不中而固守其不中與不守其中雖均踰位然不守其中則中猶有所位而固守其不中則拒人之中且奪其中之位矣故君子之守大居正今郝司空公其位雖貳於正而能正其貳之位泰而不倚隅而有方唯其位之

正而時其官之守可謂守正大臣矣公兩掌科垣歷太常光祿通政太僕由太僕尹盛京而盛京之官則有五部十六堂唯京尹以一漢堂孤蒞之而蒞之不可羣也羣之不可特也亦唯公有中正之德始能特而不失其羣公為大察則總大綱為庶官則練庶政嘗為吏部司選其清不激有鑒匪察與宋開之王元亮齊名然古之官人以德書曰有猷有為有守是也自元魏創為俸年格則唯官人以資即今之論俸是也蓋以人能偽其德不能偽其資然德偽在官資偽在吏而吏受賕則資其

偽矣而偽其資者亦等於偽其德公在官吏不能偽後尚書富公判銓政選司抱牘稿或不能決輒曰盍取郝選君案牘泰決之夫以富公之齷_上少許可而獨許公者亦許其才之練而守之正也公為人直朴不飾忠孝率胸嘗為其先大_中丞伏闕訟冤當是時以一介之孤脫讐口出獠洞自粵西走萬里叫帝閣而荆棘之是披豺狼之毒噬不計其身之害唯身其父之冤而天子憐其考察其父之忠予原官諭祭壘不亦孝且榮哉而其先大中丞者即國初巡按四川劾逆藩吳三桂之終必為

送而成鉄嶺後起用者也然則公之守身以正者即其
守父之忠守父之孝而位其忠孝之正所謂剛健中正
也乎而剛健中正也壽

周母八十壽序

母德以教古賢母多教孝教學周母獨教讓而周母者
即吾友嵩山周崑來之母也崑來以画名天下唯爭名於古
人而退讓於世母之教讓也大矣乎今母年八十和因述其讓
德以為壽母姓時農家女也歸於周亦農家子也母嘗言
曰我不知書唯知農然聞古有耕讓畔者而爭始於不讓不
讓始於孩提爭飲食始飲食始於爭乳母失教也或曰教
如何曰教於始兒生三日乳即乳之始也既乳哭則不乳哭即
爭之始也不哭則乳即讓之始也三年去乳知飲食則又教飲

食始食讓父母既食讓七箸終食讓飽食果餌讓大食小
授衣讓新衣敝教讓既成雖終歲無一兒爭雖終身如孺子
今崑來年六十五矣如孺慕且夫萬物之敝也無不惡在新
其敝人心之始也無不善在復其始而萬物始生於土人心始
生於母故始於腹則感於腹胎於善則生於善而生於善
又日親其善則日遠於不善及是則日親於惡然皆有所
始亡於母亡又嘗言曰母於子以慈而慈以愛也既愛能慈
乎故慈於食則病腹慈於嬉則病學慈於叫跳則病驚
慈於順從則病忤逆故子病多生於母慈嵩山之俗好局

博而博徒爭道多好鬪母憂其敗讓德也切戒之於是
崑來去其俗辭母遊遂以盡成名於天下名既成乃奉
二親徙居江寧以盡養夫養有以智養者有以力養者
然智力有時而窮得失限於造化不知形而成於造化
者則氣稟於造化亦限於造化形而成於我者則我即造
化不限於造化而文章與畫則造化於我者也我造化則
且可奪造化可功造化造化賦其形即賦其理然形成於
外而理渾其中雖造化亦不能著其理唯文章能發其
理抑造化既有其形即有其影然影必隨形而形盡影

去雖造化亦不能留其影唯盡能留其影然則何以有
崑來之盡如是之名天下乎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而始與母即造化也

江節婦序

代陳長沙

乾之體健而行坤之體順而正而正者貞也正而貞則不
屈宋某自京師遊揚州而歸為余言有江節婦者以觀其
子知其母可謂貞於德者其子曰允暉年十三童而成人秀而
厚度而不佻豈非其母之貞德有以不忒其儀足法其子也歟
余因嘆其母之節可謂知大義之正者矣夫仁之小者謂之婦
以無剛德大之也仁之私愛謂之偏以無大義直之也故自古母
節之著者不以小仁私其身而以大義直其子資其乾剛以健
乎柔順主其中正以閑乎有家於是乃能以節而存其孤以

母而父其子余昔更於江浙忝父母斯民也亦因其俗而變通之或為慈母或為嚴父醇民養之祭民法之節孝旌之放僻懲之更於婦之節者哀矜之哀其志也夫以一女子抱其志於深閨之中則其志也懼而孤必其智也有以防乎一室之外則其志也又困而慮且其於子也不能慈其無父之子則其志也更不怨而傷不亦可哀也哉又聞節婦之寡也年二十子四歲姑早卒翁後卒是以一少婦持單門抱弱息真一息之續也惴惴乎其一息之續而續有其子之年十三以續有其夫之一脉以上承乎宗祖亦可謂志

之固氣之貞綿亾其萬古以受其坤之成而終其乾之始也乎節婦歛人也其家江邨其母之家許邨而新安江所稱水清淺者也而許邨者昉溪也根於山故其源最清底於石故其流更潔婦德而有以受其潔清之氣也故其節不渝乎余家湘潭也所謂清湘也故亦多女節

